

百梅書屋詩存

馬叙倫署



序

詩與春秋相嬗為用其義發自孟軻氏獨未聞以春秋治詩者有之則自叔通始春秋可以斷獄叔通之詩則正如老吏之平亭是非判定曲直昔董江都嘗作春秋決事若叔通殆可曰詩決事直合三百篇與春秋萬八千言為一鑪而冶之於戲詎不盛哉或謂叔通詩特變風變雅之遺爾何言乎春秋曰劉融齋有言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以是而言則謂叔通詩近於變雅可也然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

皆得以風刺王伯厚語以是而言則謂叔通之詩近於變風可也然風之為體比興多於叙述而叔通之所長則不在風諭詠歎而在直伸己意無所用其假託詩有六義本今文家所不談若以六義言則叔通之詩毋寧謂於賦為近毛傳專言興以其視比賦為隱也叔通之詩則質直無隱誦其詩不獨可以知其人直可以聞其聲其大聲疾呼若以誅亂臣賊子為職志者非明於春秋大義焉足以語此詩言志此叔通之志也叔通晚乃為詩兵火八年困頓怫鬱而詩乃益工余避地掃軌沾上知交音問殆絕叔通獨時時遺書相存注有所作輒寄示已更錄淨稿二冊屬為參

訂既又刪汰若干首稿既定寓書屬為之序曰吾兩人相
知寔深求序之意不在詩也欲以存吾兩人之真付諸兒
輩余嘗謂叔通素抱豈僅以詩鳴者老作詩人可謂不遇
顧即其詩言之亦大過人觀其懷瑜握瑾之操含深貫微
之識離俗出塵之趣森發泉涌之思鑿嶂抉藩之力卓蹕
邁進之氣宜其獨往獨來自成一家亦足以傳矣或又謂
仲宣多愀愴之詞叔夜有峻切之過叔通之作無乃近之
告之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獨非風人之詩乎与叔通
不尤近乎余不能學叔通所作而似能知其所憂者此殆
叔通所以命序之意也夫乙酉三月二十四日林志鈞

一、此... (faded text)

二、此... (faded text)

三、此... (faded text)

四、此... (faded text)

五、此... (faded text)

六、此... (faded text)

七、此... (faded text)

八、此... (faded text)

九、此... (faded text)

序

余交叔通垂三十年初未嘗知其能詩也比歲屏遠物役時相往還叔通始錄其所為詩以見示哀然成帙窮數月之力爬梳抉擇入其骨髓矍然歎曰叔通之詩叔通之人也於是就余所心得者加以旁注竊不自揣以為知言而叔通亦以所可所否不啻出自其肺腑者相推許此蓋吾二人論詩之始未嘗質之當世也今二人年俱七十矣叔通以詩見贈並督序於余於是又檢叔通之詩而讀之益信叔通之能詩而且自信世之知叔通之詩者莫余若也然既自信如是其篤而奮筆作序反不及前此之批竅引

決沛然莫之能禦者抑又何耶蓋詩道廣矣說詩者亦已
衆矣以余之淺陋豈敢比附攀倚踵乎其後無已但揭叔
通作詩之初衷與天下以共見可乎夫叔通之詩喜於論
治其一身之進退繫乎朝野上下是非得失之故故所見
者確雖立異己者於前而面數之輒俯首而不敢辯而其
幽憂之思隨處觸發尤若有固結而不可解者至於紀聞
則其性之所近凡名公鉅卿震鐸一世偶有一語失當為
其心所不能平者必據事直書雖有孝子慈孫環伺其側
亦不能為之曲諱他如朋友唱和率皆以道義相磨礪在
者如語錄婉者如傳贊摹寫畢肖不予以毫髮之假借故

受之者無不反省匿笑帖然心折若夫家庭子婦之間動之以誠待之以恕即新舊異轍但導以有可循之塗徑亦不苛其所難此乃性情之事工夫在乎詩外者又非他人所能喻也游山諸什能道山水之真狀其音節亦有為人所不能及者君疾世久並世之所謂詩人而亦疾之故贈余詩有且以詩人自解嘲之語余光緒壬寅秋遇王君書衡書衡呼余為詩人余謝之曰處今之世詩多人少倘去一字以見稱豈不更可貴乎書衡為之改容君詩宗臨川臨川詩云昔我有所言今也執其咎君之詩亦此志也余惟山谷有云斯文如汝有正色此語似為君而設故余亦

曰叔通人也叔通之詩人之詩也人之詩自有其正色岸
然不可犯者在固不必藉解嘲以自貶也請以此語序叔
通之詩並以壽叔通何如乙酉六月李宣龔

序

余與君共覲席於涵芬樓者數寒暑君抱負政見知時不
與遂自匿晦然余以君鬱勃於中終必奮起以蘄與世樹
立初不測君以詩鳴世若余之所為老而彌呻吟於佔畢
閒也康稿宅成君投詩賀始一見而訝君之才力遽用於
此嗣是每一篇出輒就問於余君之能詩固自有其天才
也余豈能有毫末之助耶間嘗與君尚論古之詩人君言
性情獨稱陶淵明言學理獨稱王介甫夫陶全其天王用
所學全其天者情動而言形用所學者理發而文見貴陶
之情貴其真也世惟重其入宋不仕而不知其棄官遠在

晉禪以前貴王之理貴其識也世盡詆其施行新法而不
知其學識高出當代流輩余生平亦篤好淵明介甫之詩
且曾釐訂詹大和荆公年譜君躋余言不謂余為阿好鄉
賢也巖滄浪論詩專主性情創詩有別裁別趣不關學理
之說淵明詩為言性靈者所宗矣其沖淡深粹果中無有
物乎又譏其並代以文字才學議論為詩或諒其說以為
病其末流競涉論宗識高如介甫師之者寧至是乎張芸
叟謂介甫詩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倚著曾不可得
寧為少性靈者乎是知性情學識二者不可偏廢其一也
君將寫定其詩因述余與君論詩之旨揭諸簡端以告讀

君詩者是為序新建夏敬觀

此書乃長沙州府志卷之五
 地理志第五
 一、城郭
 二、疆域
 三、山川
 四、風俗
 五、物產
 六、藝文
 七、職官
 八、選舉
 九、人物
 十、雜考
 十一、輿圖
 十二、沿革
 十三、名蹟
 十四、碑記
 十五、雜錄

自序

書足以記姓名余於詩亦然飽更世變偷息人間日月不
居百無聊賴但就所聞見所懷想所游覽所贈答記之而
已烏足以言詩顧亦有不能已於言者一時代之詩必以
一時代之事實樹之背所謂不失風人之旨者蓋在此故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惟詩有比興賦
春秋則比事屬詞其褒貶與美刺則一也離騷能繼三百
篇之後世人皆知之陶元亮生晉宋之際不為建安餘習
所洎染而託想黃唐若超乎時代而時代之隱痛寓焉少
陵不身際開元天寶或竟無所發舒不以詩名世亦未可

知梅宛陵答諸韓見贈述詩有道喪言空之歎是能切究
時弊者矣雖然要亦視其人之識為何如耳蘇東坡與王
半山相後先東坡未覺所生世有若何之感然不安故隨
意陶寫中若無物縱有諷刺亦仍粗於苟且自遣牢愁之
語語外固無餘義半山顧視民物隱然有无穷之痛而又
好學深思理與詞積無他識為之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余因寫定余詩縱論及此或病其隘或斥為妄以
謔後之論詩者陳叔通時年七十

評語

格渾氣返自是作家荒居得此不啻空谷足音陳三立

所作皆有關係而且氣息深厚似此乃非空費筆墨者回

環雖誦真愧小巫見大巫矣夏孫桐

昔李貽德評錢衍石詩謂其出於梅宛陵詞堅卓而韻恬

適衍石論宛陵詩曰沒石必飲羽隨風自鳴琴君之詩境

似之此章

篤於倫理論事有獨見逞臆出之集中有推敲豈盡闕宏

旨聊復傾懷一吐之等句皆自明其宗旨蓋言有物而辭

盡誠餘皆可恕正如畫家放筆為直幹偶有筆不甚到墨

或微漲要非所病但老樹枝頭時著妍花枝幹為粗筆而
花則工細又不得以不類遂謂花非畫中最好部分也
長光

嘗聞詩訣曰縞瘦透師丈於此可謂操券探囊矣且諸作
率有關於政治是為史氏之取裁其述事寫景皆本諸性
情而假詞藻為冠裳使誦之者自然興起不厭回環
論

百梅書屋詩存

自公元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四八年

杭縣 陳叔通 辛亥以後以字行

吾生

吾生未半歲蹉跎鬢髮侵尋已漸皤積悔詎成今日是縱

談時有少年過舊書業裏蟬招隱時應商務書館之約鄰樹陰中鳥

弄和莽莽神州長夜似問天無語奈愁何

大欲

大欲首飲食飲食爭之始儒以禮止爭樂和能濟美禮樂

用俱窮法家乃踵起墨儉且兼愛揚朱唯貴己貴己見呂氏春秋即

韓非所謂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之義與孟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解釋迥異要在塞爭源

並耕極許子老氏最深遠一切務摧毀有為至無為無為
爭自弭佛從西方來羌与老相似深遠又過之澈悟超生
死古招縱殊途殊途仍同軌奈何今世人縱欲滅理智機
械利資生製殺厲靡止如以是為進乾坤其熄矣

治術

秦亡漢代興厭亂定於一假託黃老言苟安為治術武宣
稱英明本原未究悉矣祚遂寢微突起號新室王田親屬
制豪強所深嫉思漢固宜尔人心或未必變革豈其臯為
民脫桎梏思以古馭今是誠計之失帝賊視成敗毀譽由
茲出班書官文書應有此記述嗣是秉國者論治猶諱疾

貞觀仍苟安載籍每詞溢新法稍萌芽洛蜀紛彈詰悠悠
千載祖遂至黑於漆周衰始成康姬旦流言恤自昔嗟已
然顛倒史氏筆黯黷復相承安問乖情實

滿覺攏看桂花先三日已折盡矣悵然賦此

過攏初無覺猶疑未著花遲來三日誤盼到一年賒終以
芬芳累如何剪伐加筠籟紛入市知竟落誰家

過九谿十八澗

輕輿纔出谷路轉忽西東茶戶依流住樵蹊隔塢通心隨
喧寂異景在滅明中十載重經此吾衰已半翁

錢武肅王祠

斗牛王氣竟如何神弩然毅載道歌列郡聲威闕右寶霸
朝稱號越南佗繼如歐史寧為謗永与汪祠城隍山有並
不磨要是識時民受賜傳家鐵券耐摩挲

夏映厂 敬觀

康家橋新居落成招飲

幽篁見經綸閑中著此身地偏能遠俗園小未嫌貧花事
宜晴雨盤殮狎主賓羨君猶有母長此奉昏晨

光緒丙申余館杭州候潮門內郭宅以輟課為戒課餘即
自攻讀往往經月不歸四月初八日晨起家人忽遣輿
來問之但告以母病抵家哭聲大作母目已瞑矣問何
病則云前一日氣不順痛劇時展轉牀蓐巡部丈楚白

診治外出未至夜分氣稍平翌晨啜粥面內即逝此為
余終身無以自逭者追述以聲余罪

生兒果何為誰能報春暉長大出門去見出母在聞母病
兒不聞母死兒未歸歸問母何病人言是耶非不醫病安
知豈但忽於微何曾隔城闔奈何定省違椎心唯自恨終
天遂靡依百身真莫贖長使淚空揮

映厂約王息塵

秉恩

陳散原

三立

余倦知

肇康

朱溫尹祖

謀袁伯夔

思亮

周梅泉

達

及余賞菊月下散原詩先成

映厂和之余亦次韻繼作

十分秋色菊盈盆近局頻招故事存海氣乍舒雲弄影花

光遙帶月移痕久陪譚坐玄風暢分占盟壇祭酒尊散原

零落冷香隨劫盡蒲昌忍覓舊蘿根余家故居杭州蒲昌

香齋詩存咸豐庚申
辛酉間盡付劫灰

稊憶二十首

李鴻章為那拉氏寵臣日本謀朝鮮已久光緒壬午大

院君事變鴻章方居母憂調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直隸

總督急遣吳長慶馳援日本未得逞鴻章百日假滿回

任銜樹聲擢功傾已嫉御史劾罷之開化黨金玉均等

鈎結日本劫李王長慶奪回日本又未得逞鴻章調回

長慶嗣後十年中不修戰備移海軍費獻那拉氏建願

和園甲午日本釁起鴻章陰主和樞臣翁同龢主戰寧
力倉卒應敵敗績朝鮮遂落日本之手

由來家索北司辰創痛猶新甲申中釁起鄰和戰友訐終
誤國殷憂豈僅在亡脣

康祖詒光緒乙未會試徐桐翁同龢李文田同為總裁
桐預戒見文似祖詒者屏黜發榜例從第六名寫起至
末名後寫前五名桐初見無祖詒名大喜同龢笑語桐
曰尚有五名且有粵籍祖詒果列第五名並為桐所取
中則又大恚歸告閩者康某來謁勿通報祖詒亦未往
謁授工部主事同時仍沿用原名有為是科文田誤認

梁啟超卷為祖詒遂被屏黜文田批還君明珠雙淚垂
惜哉惜哉

池中自有不凡鱗早歲聲華萬木春有為講學萬木草堂始信文章

真有價明珠畢竟世同珍

張之洞在康祖詒倡導維新時因內外臣工均保薦人
才亦薦門人楊銳是為四京卿之一祖詒創設自強學
會之洞祖詒前後序大字木刻本余於汪康年所曾見
及至戊戌政變之洞懼禍密啖爪牙搜燬殆盡而亟作
勸學篇以為掩飾並奏請那拉氏頒行

維新萬口說津津薦鴉騰章亦效顰強學忽翻成勸學正

如首鼠冒忠純

光緒戊戌政變瀏陽譚嗣同所從學劍術俠客大刀王
五名正誼願挾以出亡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懼罪連
其父方代父作責子書為父解脫書未就不從王五請
追書就而捕者已至書被抄嗣同遇害繼洵未獲譚嗣
同天才軼蕩為六君子中魁傑未留身以有待惜哉

朱家俠義邁儕倫護父終忘有用身墨潘未乾緹騎至以

仁為學竟成

仁嗣同著
仁學

戊戌政變梁啟超逸至中途日本使館派人追及護送
至天津登日艦那拉氏捕之急蔡祿派王修植陶大鈞

乘快馬小輪追索皆啟超故人登艦熟視若無覩歸語
夏曾佑曾佑告余榮祿若陰縱之李鴻章貽書伊藤博
文一日伊藤招啟超飲出書相示書中勗以乘出亡習
外國文辛亥革命啟超歸國適派快馬迎候是亦趣聞
罪人斯得詔書諄趣事爭傳快馬輪大索豈期逢舊侶出
亡猶復作嘉賓

光緒己亥十二月詔立大阿哥中外譁然兩江總督劉
坤一電榮祿有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難防乃張謇
所追加者廢立之謀遂輟庫子東南互保條約坤一主
持策力

江介幡然一个臣與人家事輒斷斷倉皇半壁和戎策眾
口猶稱國有鈞

光緒庚子瀏陽唐才常起兵漢口討那拉氏溧陽狄葆
賢匿滬策應梁啟超將自日本內渡為張之洞爪牙夏
口廳同知馮啟勳所偵知傳言雞髮匠告密才常被執
遇害同時遇害者林圭李炳寰田邦濟皆啟超主講長
沙時務學堂高才生尚有王天曙杜子培傅良弼蔡承
煜瞿清河才常從者李益

乘時

時義和團起事

起義震江滄莫笑書生岸幅巾許國以身兼

許友石交終古不磨磷

啟超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才常任教習熊希齡監督譚嗣同副監督

才常贈啟超硯嗣同作銘有任公之
硯佛塵贈二人石交我作證之句

清季外國教士勾結奸人之入教者肆行為虐官吏畏
憚偏袒眾怒暴發釀成教案小者賠款大者至如德國
藉口占據膠州灣義和團起事即以仇教為號呂頗多
戕殺義和團雖失敗而奸人知所戒懼教案樂至絕迹
厥功甚偉

恃教欺凌禍及民有如猛犬吠狺狺義軍突起伸公憤餘
孽從茲易拊循

會稽陶成章倡導革命獨樹一幟以章炳麟為中堅光
緒癸卯余寓北京西珠市口仁錢會館一日侵曉成章

忽至寢室喚余醒密告以潛入京謀為徐錫麟捐官乘
機起義事適沈蓋被捕懼有連遁去復來京以捐官例
由同鄉實缺部曹具保結成章以革命聞於時同鄉皆
懼禍侍郎俞廉三與錫麟有戚誼成章詭稱悔過自捐
知府錫麟捐道負廉三欣然具結並修函薦錫麟於安
徽巡撫恩銘任錫麟警察局總辦因乘恩銘閱兵時槍
殺之同時熊成基起義大通先後事敗遇害與錫麟同
時遇害者馬子畦宗漢陳伯平淵事在黃花崗起義以
前

密圖買爵荷諮詢珠市匆匆歲轉輪繞入國門凶問至

冬成章歸國知陳其美欲圖己匿廣慈醫院其美卒令蔣介石槍殺之蔣又假手嘉興王竹卿蓋棺飲恨目猶瞋

那拉氏暮年貪婪愈甚光緒甲辰年七十奕劻張之洞聯名電各省督撫例外加貢陝西巡撫升允據以糾參摺留中端方時巡撫江蘇屬幕僚潘睦先向西安電報局施某詞詢始知升允循例進如意一柄並無加貢壽期過升允降調察哈尔都統

毋忘在莒讜謀陳

辛丑回鑾張之洞謝頌賞摺有願毋忘在莒一語一時傳誦加貢如

何附懿親鳴鳳一聲終折翼左遷丹詔下楓宸

光緒季年奕劻袁世凱結黨甚固瞿鴻禨以世凱擁重

兵欲加裁制引岑春煊為外援奕劻病假中鴻禩獨對
那拉氏以載振楊翠喜案欲令奕劻出軍機問誰可繼
奕劻者鴻禩舉醇王奕譞門下士錢唐汪康年洩其語
倫敦時報據以登載那拉氏始知語洩頗不憚於鴻禩
康年嘗語余奕劻以岑瞿交通戊戌黨人謀歸政之說
進世凱黨楊士琦嗾譚毓鼎劾鴻禩罷之摺出土琦手
岑寵亦衰自此政歸奕劻矣

語洩無端出海垠詭言先發后生頃從茲慶父仍專魯諫

草紛飛九陌塵

御史趙舒霖江春霖趙炳麟皆助瞿鴻禩岑春煊先後罷斥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載湉歿先是長樂高鳳岐與御史

江春霖密約有所告則用界格滿寫而以所告字句參錯嵌入某行某格高自留略格凡遇某格皆挖空之但影視即得春霖書至有上服細辛崩五字猶記崩字以山崩川竭屬詞也時都下傳說紛紛江言亦或為傳說要之載活先那拉氏一日暴卒終為韃靼

官中事祕史難真影字傳韃進細辛倘記韓琦調護語韓琦

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曲江終負讀書人張之洞時在軍機

清皇太極即太宗時以葉赫納蘭部與爭娶尼堪外蘭女遂滅其部而那拉氏姑婦葉赫後裔也卒以覆清那拉氏又嘗伐奕譞園寢樹驅除巨蛇略盡余觀杏花曾

至其地土人皆能言之意在如堪輿家所稱斷斷龍脈
絕奕讓之嗣而速載活之死也然卒立奕讓孫溥儀異
哉

葉赫傾邦豈宿因昏離倚伏昧睢麟無端伐樹龍蛇泣末
命諸嬰又屬醇

宣統辛亥八月武昌變起總督瑞澂鑿垣出文昌門登
兵艦秘書長諸宗元實主之幕客張翼齡屬聲力爭不
聽瑞澂蓋色厲而內荏者

星火崇朝起積薪鑿垣先去漢江濱鯁言縱有鯁生在豎
子焉知效逡巡

清遜位詔未下郵傳部侍郎吳郁生度支部尚書載澤
先後赴奉天謀勤王時總督趙爾巽已無權調發而載
澤吳郁生未至袁世凱先以電報探其行蹤載澤車過
鐵軌被炸郁生遂逗留天津而遜位詔下矣

侍郎微服出城闈曾共天潢效哭秦坐擁七師成弩末勤
王初願向誰伸

南北議和伍廷芳唐紹儀為代表黃興張謇熊希齡湯
壽潛等日集趙鳳昌宅楊度汪精衛居間傳達袁世凱
授意南方要求退位但允以優待條件並先由南方舉
臨時大總統退位詔下仍以大總統讓世凱孫文自美

國後至共同商議卒允其請退位詔推張謇起草武進
劉垣代擬世凱修改徐世昌汪榮寶張一磨參加潤色
是為中華民國發軔之始

誓廟無功鼎革新廟制張紹曾藍天蔚等請頒信條誓太

條出桐城方樞手均受張幕僚杜巖孫鍾手信條二十一

委屬資政院據以疏請詔下勢已無及惜陰上海南陽

住宅書談笑出絲綸三人畢竟成真主南北紛紜正義湮

屋名臨時大總統初議定為黃興一日黃興出示孫文自美國

來電云即歸國黃興讓之由十七省代表選舉清退位詔

下孫文不欲踐讓位袁世凱之諾言代表強而後可由孫

文自辭改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僅以清亡為革命之

束結

孫文與中會黃興華興會合併為同盟會光緒己巳成

立於日本東京錦輝館自此通力合作光復會亦參加
奔走於是自辛亥革命嗣改同盟會為國民黨孫文為
總理黃興為協理至今談辛亥革命乃若有專美者何
耶

錦輝謀始共艱屯自有同盟勢益振事与时移公論泯空

餘嶽麓草蓁蓁

黃興墓在嶽麓山

袁世凱謀稱帝嗾嚴復劉師培楊度孫毓筠胡瑛李燮
和等發起籌安會各省勸進以江蘇繆荃孫居首湖北
劉成禺有洪憲紀事詩

魯褒自昔著錢神勸進籌安到薦紳一網詎能真打盡慕

成詩史有劉臻

洪憲改元滇督唐繼堯封伯爵黔督劉顯世封男爵皆
無反抗意蔡鐸抵滇繼堯猶豫不發兵鐸率羸弱千餘
人以行餉亦不繼駐納溪旅長劉存厚與鐸有舊舉兵
響應聲勢稍振鐸檄黔王文華由鎮遠至銅仁率團長
吳溥聲出晃州溥聲陣亡戴戡偕團長熊克成由遵義
出綦江是為雲南起義

分茅南服受調馴羸弱先行孰指困越石枕戈同戮力會
師三路出湘岷

蔡鐸戴戡分赴滇黔梁啟超奔走粵桂間余留上海黃

羣自粵桂歸赴金陵勸馮國璋內應並謀與滇黔互通
 消息時胡嗣瑗居國璋幕商借華密官電報本嗣瑗志
 在復辟但倒袁則同許之國璋未之知也唐繼堯劉顯
 世陸榮廷龍濟光見華密電報信國璋果內應先後加
 入義師湘蜀大震陳宦遁重慶反正師長曹錕旅長吳
 佩孚團長馮玉祥不戰自退湯薌銘亦遁世凱發病死
 環矚金陵似拱辰紫花印時各督猶沿用清制紫花泥印忽雷傳頻孔璋
 先遁曹瞞死袁世凱以道員分發直隸同蟻夢成空未九
 旬民國五年元旦改元洪憲三月十五日桂督陸榮廷宣
 布獨立英公使朱爾典勸世凱速圖轉圜外交團不出
 一周或有表示時日本公使伊集院調意大利頻行上書
 中列三項第一項即撤銷帝制三月二十二日遂下撤銷

令由王式通起草張一磨於
後段有改易帝制都八十二日

吳伯宛昌綬
輓詞

貧病凋年急安排到赴書
親書赴告文曰仁和吳昌綬字

同治戊辰五月十四日午時歿
民國甲子年 月 日存

年五十七歲有子早喪夫婦奉佛身非
大宗禁勿立後以

僧服殮寄殯佛寺豫書赴告奉別親知
鐙殘吳酒冷囊盡

晏楹虛帛客余慚鶴懷人昨寄魚
在篋書娥碑傳好字祖硯

即蓄畬
君有戲拓娥碑募好字居然抱得外孫歸又

追憶先友四首
譚復堂獻

盱衡漢魏揖齊梁鄭草江花占色香
掌教湖北經心書院

荷錫嘉名慙白首余名及仲兄名皆文所錫半窺仕學挹謙光晚號半

仕學皆及半而止

陶方之模

循聲偉績著西疆樽俎從容返汶陽力持不能用兵折衝英俄間卒返帕米爾

地一笑牽衣仍故我秀州烘豆滿奚囊赴陝藩任小舟迂道至漢川遣力囊

負嘉興烘青豆登岸步至先君衙齋相視而笑蓋丈與先君所着呢馬褂均為同客楊昌濬幕時舊製

陶紫綬方琦

苦憶身材未及中越山湘水鬱蘭叢喜畫蘭督學湖南丁憂歸服闋赴京病不

起孟郊附傳非門下文與先君書有兄乃素交且性情學問欽佩已久早思作細流附益諒兄

所不棄且仲修越縵皆不曾通語而以弟相呼可否請兄亦以弟相視之語清史不知何據竟列入越縵門下張鳴

珂譚藝瑣錄亦以此訛史氏多為耳食蒙

傳訛因為附正於此

楊雪漁文瑩

骨肉論交幸草亭平生嚮學各門庭先君輓丈有嚮學各

丈病篤時先君晨起即挾枕往詩功深到凌杭厲膾馥飄

同榻共眠傷逝自念情景淒然

零有硯銘丈著硯銘論及石質為自來銘硯者所未逮先君曾為之序未刊行

孫仲璵寶瑄輓詞

好學如吾子平生耻貴游座譚騰虎氣日記寫蠅頭忘山

記從光緒癸巳起散佚後僅存癸巳甲午戊戌丁酉辛丑

壬寅癸卯丙午丁未戊申共十三冊現藏上海合眾圖書

館戊申以前缺七冊溼膽抒孤憤虛心納眾流高堂哀白

己酉以至卒年均缺

髮屬續淚難收

懷散原老人

世稱四公子公齒為最長郎潛非所堪意氣殊倔強長揖
辭京華鍵戶富學養憤時替維新陰薶忽開朗霆擊天地
翻姓名挂鉤黨歲纒十四周禹甸遂震蕩荒舍老詩翁薄
醺具杯盞天廢誰能興此義誠不爽智者觀取微不隨人
俯仰移家傍西湖高懷成獨往運會闕一身直欲訐蒼莽
平生所服膺溫尹與公兩各自抱馨這契合若灑沆匪我
阿其私亦以志漸向強飯近休和春在先生杖

荅周印昆

大烈自雙清別墅來書

羨君尚具此幽襟歲歲風塵百感侵好夢未隨秋訊至餘

歡惟向舊書尋屢催新句難為答且當閑譚苦不深去日
樂人知愛惜搔頭白髮各盈簪

讀秦始皇本紀

華夏重開統一基郡分卅六奠宏規黜儒息議今為尚役

眾興功意可師何事神仙巡海溼豈知閔諜伏宮帷趙高

邦瑯玕片石留殘字琅玕刻石原為四面刻余藏有濰縣陳簠為兩面墨拓石側全泐赫

赫英名萬世垂

讀劉邦本紀

反間由來已盛行豈關奇計始陳平紛紛六國皆股鑑未

信嬴劉善用兵六國皆亡於秦之反間趙高項伯與劉邦通

羽翼如何卒棄遺未聞造膝有陳詞
假名親出留侯策劉季權宜謝戚姬

中央公園

花開花落自年年況是東風慣放顛
人自愛花吾愛樹雨餘新綠倍清妍

贈程禦霜硯秋

一空凡響技通神高亢低幽險化純
四坐無聲觀聽集氎旣風格不猶人

自然流露骨嶙峋歷盡風霜

禦霜詩中語

萬苦辛終有出人頭

地日轟傳程派甚覽塵

卓君庸定謀 招游自青榭賦謝並呈巴園 孝復文

柳陰斜界處小住遠風煙疊阜開花榭疏泉灌稻田及時

游物外唯子得幾先寫出江南景還看老筆妍 巴園丈
工山水

三海看牡丹借仲兄並印昆林宰平志鈞

春深似海鎖宮垣導我尋游草氣暄 三月蘭綠坡怒
發色紫而香 風日

亦輸茲地羨池臺不改舊時尊憑誰顧盼生顏色到處句

留共話言休向人間誇富貴花開花落幾朝昏

蹇李常念益 病邑姚茫父華病臂賦此解之

豈能容放浪天枯到官骸玄晏真同病淵明本寡諧相着

驚老大萬事任安排強起尋花去吾生詎有涯

別了佛言世嶧籍亮才忠寅

不死寧為病能閑未是貧尚餘頭角在祇覺笑言親遊戲
非人境支離久客身北方雙健者不受庾公塵

同宰平滋南口並登長城

此來一洗南人眼峻壁摩天氣象雄萬堞逶迤聯步上振
衣遐矚動邊風

百二秦關一軌通魏峩遺象立晴空青龍橋畔當年事爭

說開山此首功

詹天佑築京綏鐵路為
吾國自營鐵路之始

追懷夏穗卿曾佑

睥睨人間醒亦狂況排萬事酒為鄉一官小試思懷令四

海長貧卧庾郎雅擅史才開筆縷中國歷史教科書自君始偶傳詩句

憂琳琅細雨疏燈過秀州如此憶從資政偏垂睐余為資政院議

員君往旁聽頗承稱許抵掌宣南月照廊

管家嶺看杏花同伴兄並印昆罕早劉放園道鏗

舊是江南色連林此更奇偶來風定後窺闌日高時燕掠
將春去蜂狂為午飢与花如有約難得及花期

香山梯雲館看松

山以多松勝無如此地奇森然為直幹最愛是橫枝吐納

雲歸處招邀月上時不因朝市改蒼翠有推移

懷散原老人時居廬山

踏徧匡山紫屐穿此心安處得天全
豫章流派餘詩卷元祐身名付史編
莫鞠及時增嫵媚松楸在望故流連
法中龍象人師子陳簡齋句借獻先生一鞶然

余先荷花六日生放園贈詩及之次韻賦答

清淨天成熟與倫未離塵土亦猶人
年年生日同虛度老子何為說谷神

移居

隘巷蟄逾紀今始見天日東西界以籬
比鄰素交密蒔菊欣及辰扶路晚香溢
飢雀時一鳴久狎不吾怵葉落知已秋
未覺有蕭瑟小步足回旋是亦養生術
世事仍混茫

宰尚矜恤取適委自然庶幾百憂夫

杭州掃墓出艮山門菜花正盛

布金滿地無人拾想見農家樂太平我亦咬根知味者總
由癡念誤歸耕

嚴子陵釣臺

豈真炎德尚貽留天下紛紛又袒劉附鳳攀龍徒取辱何
如大澤一羊裘

客星犯座盡譎言賴有臣諛帝始尊應悔狂奴多一見高
風縣上漫同論

題湯定之滌為余寒柯紹宗繪歸硯樓圖

楚弓楚得常事耳不於其身於孫子孫子工畫尤工書得
此為田筆為耜隨身載同鬱林裝出手爭貴洛陽紙是豈
僅以守器稱能盡其用歲收時寒柯齋書畫自給 毘陵湯侯紹家
傳硯還名齋以志喜定之獲貞愍公遺硯因顏齋曰硯還一衣帶水兩畫師
各數家珍世濟美為人作圖即自作並時佳話真可紀紹
述清芬傳无窮仁人君子請視此

莫干山雜詠

浮家

浮家又是一番新歲序推遷物外身雲自去來如孰客花
仍偃仰似閑人夜眠已足猶貪午夏令雖行總當春誰向

箇中多領取且還真我坐申申

劔池觀瀑

劔氣銷沈盡寒流自古今最宜乘雨後相對坐亭陰射日
驚衰眼當風豁遠襟耳根真洗淨何必入山深

訪陳叔莘說

結屋山之麓幽篁綠上窗泉聲渾帶雨嵐氣幻成江學步
偏宜杖貪眠不借缸羨君先卜隱疑是鹿門龐

詠竹

入望便嫌娟連林下引泉竹多處皆有竅不嫌妨路直應喜得山

專是山無

多節仍為用唯髡始自全山傭每截竹梢易錢謂免為風雪摧損余

禁截稍卒亦
少摧損者 無人知筍味苦未遇坡仙
著名

大風

造化難測度風姨驟肆虐拔木壞室廬入夜勢未弱展轉
詎成寐師吼而虎搏又如涉大川孤舟任飄泊稻棉餘幾
何雨師濟同惡問之老山家色變走相愕幸免覆巢危起
視天宇廓

坐雨

風伯已稅駕行雲尚奔競萬竹各森立屏息如待令沛然
自空下但聞簷溜迸茲地故無垢不洗亦乾淨奈何三日
夜傾注猶未竟落莫坐山齋望康憂恫恫淮海嗟墊昏再

見焉託命豈真天不仁人自失其政我猶事吟哦老農涕
淚併

偕妻游福水碧塢

偏向無人處連輿下碧岑山家仍樂易天氣雜晴陰石亂
多竒趣溪流尚故音野棠花已落明歲踏春尋
懷印昆

北枝依戀似巢禽生計零丁不廢吟滿地干戈真火熱中
年鬢髮又霜侵忤時已甚友宜寡更事偏多慮轉深昨歲
嬉春堪記憶偷安身世歛成今

吳子修慶坻輓詞

鼎沸中原日縣車已乞身夢回持節地名署補松人文字
餘忠愛湖山付隱淪傷心先友記碩果不留春

莫干山小築落成

僑壓嗟已及乃復營菟裘質廡況非惡是豈不可休俯仰
百無賴卒為買山謀此山故多竹其下有清流吾意因自
然但免風雨憂阿咸誠好事完美所望浮商補松柳梅紅
薇雜槿稠新種亦多活始願竟獲酬有兄歸不得友亦未
易求清嘉疇與共念之心悠悠毋為我頌禱消受滋罪尤
哀姚茫父

別君纔踰旬凶問忽到耳傳聞疑信參猶冀坡未死入夢

莫如儀涕淚醒寤第髯周即飛短牋病狀記終始湛冥斷

苦呻髣髴得睡美奈何棄石交哀思良難已溯君蚤通籍

挈家別鄉里郎潛非所堪東渡互磬砥歸來不改官詎肯

與時靡慨從辛壬還變亂幾伏起隨所遇而安頑鈍頗矜

喜蕭然散帶巾坐卧蓮華裏住蓮花庵所食無肥膈所服無紉

綺嗜古務魚收力盡不可止壞佛且退避叢雜拓架几老

妻問米鹽笑謂資十指畫書詩文詞論價闕成市吳宰若

斬之風痺體半毀差幸右尚仁殘臂強撐抵今春游舊京

命車數就視宿患習漸忘意態疇曩似城東與城南唱和

賴郵使欣逢初度辰我亦同丙子兩月弱以長兄事固宜

爾招邀周蹇林談讌輒移晷茲會寧再得人天判尺咫五

十有五年名業付故紙傳者有其人

同縣弟子王伯羣為刻詩文集寫定

煩校理方在剗廁中君已不及俟幼子學未成莞莞孀姊
如木無身後謀計口又焉恃不了即為了空明月鑒水姚
山墓有期清羞遙酌祀猛憶平生歡寂寞皆陳史傷逝行
自念魂兮儻來此

邨裴子

長光

五十生日贈以鳳瓦當並媵短言時裴子正

辭浙江大學校長

作人非徒爾要在規所需所需果如何因時與地殊漫然
立之程我謂塗附塗學成竟為用往往泣窮途君適膺其

任辛勤空補苴然且歲帑絀仰屋頻自吁豈君真戀此亦
猶鳳在笄百年茲方中微霜侵頭顱種瓜詎可得邀矣先
秦逋聊復歡今日游山力未補

余歲漢雙罌歲暮插梅高与屋齊寒苞乍吐光氣四溢畫

梅張壁掩映悅目約高夢旦鳳謙李拔可宣龔劉崧生

崇祐子楷崇傑及映厂放園於室內仿野餐以賞之

林下鐙前趣花光照眼紛坐寬吞酒氣宵靜掩兵氛時盧永祥

齊變元凌雜誰為主哀荒尚有羣管家嶺頭事舊夢散如

交関雲放園謂似管家嶺杏花下野餐

雙漢罌為梅花下獨坐

室有梅林開異境得閒坐對總怡然春寒爐息能延命夜
靜燈明為助妍亦有屐裙來共賞不堪兵火苦相煎
夢影猶如昨回首都成極盛年

溫尹老人輓詞

挂冠猶及義熙存未許逋亡與共論
縣綴唯餘家國淚沈

冥不返海山魂隱括絕命詞大意恥陳遺疏要恩謚遺摺為好事者補具得謚

文直非公意也流播清詞掩罪言庚子兩疏不讓袁許張尔田苦索始得之載入清史稿后如傳

注夏孫桐撰行狀具載之寂寞一棺仍省赴高風長憶上彊村

梁飲冰啟超墓下作

愛國能忘我嘗謂南海太有成見我太無成見師今不後人嘗言中國人結習薄今厚

古無論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為不可幾及余平生最惡聞
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著龜又
嘗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昨日之我又言保守性與進
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
悠悠眾口盡鼎鼎百年新文字餘陳迹交情證宿因紛紜
來日事安問一坏塵

李常亮儕墓下作

兩賢生並世千載死為鄰知否山河破愴然歲月陳故人
皆有子吾道益傷貧倘有輪迴說期賡未了因

泰山紀游

支棚輿坐勝風翰石級高於百八盤此是東巡舊皇路塵
封飛閣尚流丹岱廟

不經意處多佳勝繞過紅門眼底寬有洞有巖都入畫谿
頭祇少一漁竿小洞天

漢柏唐槐侈鉅觀豐碑此立字猶完餘青未了仍蟠鬱漢壽

亭侯祠有青未了軒軒前古柏極盡蟠鬱之致肯讓京華說廟壇均有古柏

板橋跨谷夾朱欄雲壑風泉曼玉寒信是此山最佳處不
妨曳杖儘盤桓雲步橋

推拓要為文字却不堪踐踏護尤難參稽疑是隋前刻莫

認真書作隸看經石峪吾友邵裴子言以書體辨之疑是北齊山左金石志誤為隸書

夾嶂蒼松如對語一空依傍恥秦官靈根穿石殼無土呼

向雲霄下鳳鸞對松山

天門斗絕太荒殘，俯視人間感百端。
觀日峰頭慳一宿，秋

風催客意闌珊。

南天門以上

歸途夕照下巔，屹短瀑飛騰似急湍。
行盡陂陀亭畔，坐浪花吹起，濺袍欄。

黑水潭

崧生移家上海

長身屹立氣如雲，肝膽輪囷夙所聞。
不恃辯才能讀律，每持政論自成軍。
學書遣日排新課，把酒澆胃取薄醺。
生計太疏唯一笑，坐看棋局正紛紜。

雙漢嬰齋賞梅，拔可詩先成次韻奉和。

眼前景物幻耶真，除却梅花未是春。
同作夜游寧問主，自

成歲例不因人糲餐亦飽終嫌慢佳句先成足饋貧閉閣
要為乾淨地更從何處著纖塵

自杭州歸雙罌梅花猶盛移榻花下

難得今宵共歡然續舊盟窗明疑夜短衾重覺春生無障
香仍住同寒夢始清老癡真欲殉誰解此深情

枕上聞蟬

繞過黃梅雨朝來第一聲果然知即了安用此勞生
雁蕩紀游

由上海至海門

買舟入腹海環嶼如相要安置各妥帖應接疲昏朝既斷

還似續乍近忽已遙稠疊森蔽鬱迴合互招邀或作大園
丘小者若焦僥縮地供益益神力勝琢瑀洲渚忽中起蕪
平纔落潮轟塔取一星倒映波光搖風帆入空濛翔鷗自
在霄芳騰挂斜整種薯蕷豆蕎其下有水田雨後分新苗
魚鹽利未盡長養真天驕快游茲嚆矢已使塊壘消高叟
不吾給歸語慰寂寥

高鳳謙夢旦先告余上
海至海門風景極佳

老僧巖

昨自大荆來幽勝導以漸乍睇有老僧豈復勞指點恍接
前生緣妙肖不可掩刻畫皆天然眉目口鼻臉禿頭披袈
裘拱立望之儼成世閱人多通介兩無忝解迎不解送微

笑風雨歛問僧僧無言
深心寄崖厂

宿南碧霄洞

便爾征塵拂來為洞裏仙
羌欣雨初霽安得月重圓
適值月晦
嶂壁空依傍溪流互轉旋
此山家佳處祇在石橋邊
王名果合

東石梁洞

石梁洞居二靈東蜿蜒天半如白虹
兩石之間忽開朗斧劈疑是神鬼工
巖乳下垂衣履濕迎面颯然來天風
吾鄉飛來峰視此低首下拜猶見童
雁山有洞凡十四東西石梁與北
北石梁洞宜並崇北洞稍僻媿未到
以我所聞殊竒雄

東洞道人不解事無端架築幾滿中安得傑者輸千金毀
垣壞屋還虛空

靈巖寺

路迴羣峰束淒厲毛髮寒松杉為先導溼翠霏霓袍欄軒豁

見平地軼蕩天門寬天柱展旂兩峯對峙禪房安置南榮俯噴屹

霞嶂嶂射其背下有青琅玕展翼出雲表蒼黝雜淺丹

畫壁本自然幻作樓臺觀層級睇分明若具櫺與欄名瀑

迺在側小龍枕底驚急湍移步輒暫住周盼弥多歡陰晴

倏變易時一聞飛翰忽焉已信宿餘情寄雙鸞峰早棄人

間事於茲坐蒲團

雨後輿行

竹輻輕於翼，凌虛卧亦安。微陽浮草際，衆瀑出林端。山鬼
飛行慣，村農款語難。樂清語不可通著身蒼翠底，不厭百回看。

西石梁洞

不以瀑名瀑，最勝萬騎奔。騰出巖磴，巨石天半忽。中互反
激，飛濺雪花瑩。拊掌叫絕輿，夫應直下潭。底潭色龍側，有
石梁乃其贖。擬之龍湫，差可稱雄。且過之，倘論定燕尾。燕尾
瀑在能仁寺門外卑卑視臣媵，短衣叉手久竚聽。洗盡塵夢如初
醒，春陰過午疑。向暝竹籊銜，接取歸徑。

與人論文

文人多無行昔聞今見之是豈真能文雕蟲古所嗤記曰
白受采非白采安施又曰續後素無素續奚為從來文與
質表裏相扶持有言必有物不誠即不辭苟為宗派拘即
為習俗移粵稽古作者要在不自欺因文以見志芬芳如
蘭芝因文以說理清激如連漪因文以載事樸實如鼎彝
流播至百世炳焉日星垂孰謂犬羊賤而可蒙虎羅孰謂
盜跖壽而可傲齊夷

追述邵衡甫銓先生

邨翁山陰人名銓字衡甫始佐豫章陶陶蘇樵陶歿佐吾

父豈惟會計當忠赤見肺腑吾父宰漢川隄決勤築堵賴

公分其勞与民同甘苦植立烈日中亦不畏風雨緇衣化

為素自喜餘勇賈任勞功不居功則讓諸伍監工委負伍紹慶工

竣民戴之長生香一炷漢川民為立陳耶与邱耶謳歌忘

賓主先君病卸縣事代者黃文石珊歲饑省吏振濟民要

君病發留秉性不苟容緘騰貯資斧片言或羗池冲舉寥

天羽父病武昌城隔嶺翁賃廡翁住巡道嶺問病無虛日酉歸

來過午吾母輒款留去去謝酒脯遠近具束幣爭聘紛踵

武辭以俟父瘳稱貸米鹽補父休翁亦休後起紹前矩子

虞肖七十又過二漆桿置對宇樞衣挹清光笑譚柄揮塵

高誼永勿謾實邈真千古述以示子孫敬念視尔祖

輓夢旦

先生意氣尚青春后山詩薄古師今識邁倫學子莘莘咸受

賜教科書始具椎輪君游日本携教科書返國商務印書館開始編輯中國中小學教科書君

實創之

儻屋三間未是貧有勸其移居較寬之屋君謂上海三間樓屋輒住數家余已愧逾分我聞

斯語足書紳為人謀更周人急匪義平生見性真親友子弟遊學

輒為資助

欽然自視好推賢君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退居出版部自請減薪陰雨綢繆計

百全隱若長城資捍蔽誰知公者有張先生

不矜家範範堪傳磊落英才滿膝前翻笑向平私願陋何

如各有自由天君一女三子不字不娶

盡人教育盡人醫所費均由國帑支如此方為平等視上以

迷君大言何日始能施

涉園清話輒移時君時至北豐花園老去心情只互知賸

有寄書重檢理病前遊蜀染疾來書有幾眉一不堪卒讀

淚痕滋

檢篋存李越縵慈銘為先君題校經圖五律一首寶未具

圖也徵圖補裝成冊書後

粉飾承平例右文同治丙寅浙江始設官書局於戴氏聽

為泰興吳懷鉛握槩又紛紛英才妙選斯為盛始設時僅十三人薛

時雨滌衣言高均儒李慈銘譚廷獻張景祁胡鳳陳迹猶
錦汪鳴皋陸元鼎張鳴珂沈景修王麟書及先君
留向所欣獨出輩行尊祭酒晚登科第視浮雲曾身諫院
方多故甲午應有封章豈背焚

廬山紀游

一年兩度游山客春游雁蕩三日連宵上水船已過小姑纔四

里浮青隱約接遙天

曉出山坳日上遲王家坡下石欽寄有屋有瀑猶常境瀑

與屋爭始是奇王家坡

及半輿夫已病屢輿至平石一名稍憑腰脚好援攀文殊

塔下容跣坐疑在龍湫大小間黃巖瀑

飽觀巨瀑不須廉最勝黃巖與玉簾金井三峽玉淵樓賢

青玉峽秀峰寺外縱嫌肥短儘甜甜玉簾泉

行到山南山盡處出山泉熱路人知金鋪玉甃仍無分流

入溝塍冷已遲溫泉

蓮菊兩荒今視昔王陽明有種蓮故知儒釋有鴻溝淵明

佛老語雜入紛紛入社胡為者方外清談亦可羞東林

遠公後至慧遠太元十一年始至廬山永公先慧永太元二年至廬山僅附傳疑

十八賢祇為避名名不著道場碑永公道場碑大隋國太常博士渤海歐陽詢撰

亦沒荒阡西林

名山嘉侶兩相須好入名山苦獨娛最憶阿兄寥寂甚閉

門畫竹雪盈鬚

主賢忘却客中居

主張菊生
元濟家

一月句留意有餘入口肥鮮

堪記憶兒時曾食武昌魚

噓雲成海海翻絲眼底歸程欲不前回首已迷來處路此

身知又墮風煙

牯嶺客齋月夜

萬山疑在水不著一家燈風定谿聲近雲開樹影澹高寒

乃如此邂逅若相矜獨坐能無寐人間苦督曹

題雙漢罌齋梅林下與仲兄合影時仲兄六十

不是梅花是棟華鬚毛掩映雪霜加此生離合猶餘幾並

影常留鏡裏家

附錄仲兄六十自述

憶余甲戌生

清同治十三年

吾父為民牧

父舉同治庚午優貢辛未朝考以知縣分

發湖孩提戀母懷出入勞顧復

清光緒三年丁丑

余四歲隨官房縣六歲

戒荒嬉

應隨官城

勝衣始就塾尔雅開我蒙瀉水書聲熟十

歲卒五經

隨官

自許便便腹十一學詩文焯掌忘寒燠

十四遇名師

隨官

漢川延江夏艾松如青師授讀始与

後受業師於艾

叔弟讀史記資治通鑑文選兼課雜作先

兄弟雲龍逐無已以品別之疇意未

半載父病猝驚鵬

有野鳥入室僉謂不祥一日正坐乞

休客武昌日夕求醫卜無師且擇友相期學尚樸漢川謝拾

青泰興吳孝膺嘉興朱強甫沈
成童逾二年病樂斷水
逝先同里邵伯綱皆益友也

穀十九倖入泮越歲娶於陸
同里陸子鴻叔
戊午仲父

誥士祖母衰父歸遂初服
時父署隋州甲
橐筆維家計

公卒
誥士公掌浙江官書局事凡二十年
瞻顧殊盛感倭寇

公歿余繼之
癸巳至丙申凡三年半
時與同里汪康年穰

割巖疆
款並割臺灣憂國謀教育
時內兄陸懋勳勉儕

議設崇實學
事願輒相違人醉我醒獨
時有寓書相規

會所為不可以
丙申遭母喪從此悲風木長兄亦我棄

損累代清德
乙亥涕淚漉淋漉膠林開廣厦多士受薰沐
丁酉巡撫

六月設求是書院委杭州府知府林啟迪臣為總辦林
辛勤

又設養正書塾余先後在求是養正任事凡七年
有七年儒餐同箸首壯志在四方因人苦碌碌妻女相

繼 癸卯余正三十歲赴日本習師範正月長女雙福
始 夫折元配陸氏來歸十年忽以喉疾亡余染疫幾

治 次女意方三祖母慟不祿祖母王晝承邁父顏弟
歲 植才生百日

壬寅 卿捷癸卯赴夜聞兒女哭叔弟捷南宮災過冀生
禮部 試唯余隨侍

福 聯袂游東瀛甲辰夏余由浙江選派叔弟由進士館
資遣先後赴日本入法政大學肄業

飽 飲滄溟滌錫原各分飛丙午夏畢業余應奉天將軍
幕 任交涉新政文案兼升斗供水叔憚布政後應陽湖

內 文案叔弟回京供職
入 幕府至此江帆鄂渚游歸省後奉派交涉兩湖余
始 辭職家居

叔 弟亦奏調任夜雨巴山宿戊申五月趙督移川奉奏
調 查局會辦

會 辦聞父病叔弟先歸余十月乞假歸養兩廣總
督 袁樹勳東三省總督錫良先後電約皆謝絕弟歸

我 亦歸親壽共稱祝
七十 詔徵屢不起世亂恐顛覆

余自入幕府凡保案不欲列入徐世昌繼趙將軍總督
 東三省從張筱浦提學之請特保免補訓導以知縣用
 趙爾巽督兩湖奏保人才余與譚延闓陳樹屏陳廷緒
 同列薦劄奉旨呂見其却川督時余已乞歸專摺明保
 奉旨送部引見修訂法律大臣沈繼婦娶吳氏同里吳
 家本奏派法津館諮議官均未應繼婦娶吳氏同里吳
 生次女清宣統元年來歸是年陸元鼎春江言一門稱
 於浙撫增韞奏調余留浙派交涉政幕職
 雖肅養親親不留昊天降凶鞠能進食七月棄養家國
 多殷憂但求飽饘粥辛亥春營葬畢趙督復移奉天來
 祥之祭假旋民國元年求是同學亂離感身世吾廬名
 蔣伯器尊簋都督浙江約余為助亂離感身世吾廬名
 以伏終為飢驅人北領中樞牘自矢性硜硜清夜無慙
 惡元年七月蔣辭都督余亦謝去旋應袁世凱約抵京
 院任府秘書二年十月熊希齡秉三組閣調余為國務
 電請改總統制東三辭揆席余亦辭登薦百里才遺珠

收滿斛余屢困場屋四年元第二屆知事試驗主試搜

落卷頗多收采得福建江瀛卷拔置第一詢之
閩友知為人海早身感非玉寧韞積壽安會發起

又八載閉門謝逐席我欲消塊壘潑墨便畫竹親故寄

相思一揮數十幅良朋有二三足音來空谷近過從諸友為夏閏

枝章式之俞階青閱葆之邱情話禮數刪旌譚聲震屋

伯綱吳雷川袁文藝馬衷初情金石書畫癖精辨且并畜余四十後以俸入蒐集金石

九百餘細擬回首念故鄉三徑存松菊杭州金洞橋老屋對門有小園

仲父手植花木為思鄉歸不得歲旬忽周六癸酉正月二十六日

吾弟苦相憶千里書來速為告雁蕩峰奇麗如錦簇南

歸當偕游杖觀飛瀑離久得聚首寧肯辭僕僕萬方

正多難解憂唯骨肉有女擅家政兒學新建築次女意

於燕京大學畢業後復游美國旅資鬻書畫元之子植畢業清華大學由校遣赴美國習建築圖畫學從

子各成立胞姪鳴一選善姪女慧從姪嘉皆游學羨喜美國循善畢業約翰大學皆有專長

光吾族雛孫將解語含飴足娛目吾家十一世世講

敦睦吾家自明嘉靖由昌化遷抗十一世家願以勉後譜經咸豐庫申辛酉之劫至今尚存

昆猶幸自反縮嗟我失庭訓十寒一日暴珍玩貽同好

余六十生日效董文敏故舊書尚盈簾天憮假我年炳事以文房珍品分貽同好

燭猶可讀

折枝梅花盡葉發欣然賦此

高挿繁花餞歲纔護持頗怯報春回褪收弥見天然貴生

意偏從絕處來豈待桃李新
與伍不忘冰雪舊為媒相依
未忍捐中道笑口時還為汝開

印昆夕紅樓詩付梓賦寄

吟事為生事時危乃愈專
天倪皆偶得神理自能詮
俯仰蒼茫外支持白戰先
不求元稹序散原有序未刻入世論屬蹄筌

得仲兄別後來書還寄

人生幾離合少壯竟未知
悠悠老將至心情非故時
兄久客不歸十五年於茲
再閱十五年亦猶駒隙馳
兄已七十少二我肩差大
分縱如父又卒年七十二已與人間辭萬劫
矧到眼疇能測所之俯仰
若有失如何能勿悲書來
道花好

百憂間一嬉后山起視醉生者紛紜又何為

孫丈和叔樹禮九十賦賀九十韻

人生躋上壽豈僅荷天賜脩持有由來歷歷詳載記鬻子

起興周自許策國事鬻子年九十見文王衛武功再造抑

戒箸深意伏生秦之遺尚書能窮治伏生九十餘緱山杜

子春治禮弗憚勤杜子春年九十治周禮唯文抗昔賢達尊有其二

富貴不可求丈亦不幸覲有如榮啟期庶幾三樂年九

十頗聞丈幼時病疴將委棄僧授精術藥根基培有自七

歲病泄已委諸地石雲院僧主灌天生術漸蘇太平廣記隱士趙存服精術藥壽逾九十烽火燭井閭

倉皇驚走避自滬還杭州科歲值併試英聲條已蜚更喜

偕昆季兄樹仁樹智清氣得乾坤全椒薛慰農時雨郡守評

語馳騁千里驥事畜恃筆耕高陽首執贄許邁孫增延雙

丁丁竹舟申擁百城延修杭郡志文獻勤蒐討比物兼醜

類類丈先假各志將人物依韻編次下注某志某卷闡幽矢

寸衷節烈尤欽企表徵錄梓行毋使漆室悶文闡烈女傳

不得入志志局停辦募款刊杭女表徵錄葺屋祀樊公媿羨高刺史

杭杭天水橋為元樊公執敬殉節處丁松生訪舊址不得丈

請葺打豬巷屋設主並輯樊公祠志魏書高允授懷州刺

史史巡至郟縣見郟公廟廢毀曰郟公之德關而不禮為文

善者何望乃表葺之九年九十餘與丈葺樊公祠同文
瀾補四庫范陸啟珍祕向范氏天一閣陸氏寒士皆歡顏
何異廣厦庇寒士得劫後郊家荒暴露駱与骭清泰迄良

山掩埋皆親蒞久或慮湮沒各樹以碑識今忽夷為途聞

之輒墮淚軫恤到鰥寡衣食泯軒輕買地闢蔬圃茹鮮代

鹽豉丈任普濟堂事鰥寡老人夫夏唯食鹽齏不振貧發

倉儲二舖足下食閭門慎師資孤兒得講肄丈兼管普濟

師誨或稍倦親為加罕譬愚者循循誘智者拔其萃學業

勉精勤瑚璉各成器向神發措詞旁上質無愧丈每值歲

年所辦事慈惠述祖芬平糶設米肆丈祖設米肆平糶

吳捷足登泥金報後至丈光緒丁酉舉於連綿折桂枝穎

脫錘更利成伯表弟祖烈光緒壬寅科名非所炫說者稱

報施冷官邀計典起擢將不次未信百里才寧肯一作吏

丈選慈谿教諭得大首著亦虛設初服良獲遂自傳科舉丈返杭州

計卓異不願升知縣仍主正七十乃入都就養從茲始此身作太翁陸游詩身作太翁年

九纔脫塵俗累子婦甘旨供孫枝亦翹異所學皆顓家卓

爾各張幟祿養乃真榮勝彼三公位小子承清光屏息聞

高議坐對輒移晷恍若周行示舊學頻請益商量加密邃

終日手一編吟詠天懷寄積稿如牛腰莊語雜嘲戲丈過事即

紀以詩年裝一冊授余與仲落紙動萬言便便五經笥丈

兄分藏之今存合衆圖書館老眼似衡山能作蠅頭字文衡山年九十餘世

能背誦皆老眼似衡山能作蠅頭字文衡山年九十餘世

故見已熟陸游詩羸然九十舉目盡魑魅蕭牆起干戈鬪

力不鬪智末俗多澆漓况復極縱恣橫流胥及溺獨醒憫

眾醉平居每深念憤慨恒裂皆緬懷有心人安得逢荷蕢

踽踽誠寡儔文晚號誰歟敦古誼祭享必以誠孝思永不

匱吾姑已先逝皓首猶悲思元配吾姑繼配沈氏忌道同

尚相謀欣然為倒屣後生有嘉言稱許常不置泮水曾重

游釋菜溯洙泗制藝優為之脫口若鼓吹謂置童試中前

茅猶可冀談笑皆天真疇福宜具四僉曰丈延年實唯寡

欲嗜又曰丈壽徵曠逸有閑致丈壽詐偶得得之在心地

物我兩相忘恬適蠲求伎雄談聲澈戶安步輕於翅整襟

常兀坐神爽不假寐含飴弄孫曾堆案多飲餌謝事居海

涯陸游詩今茲年九佳句若留遺畫永駐春暉一室咸温

晬夙知諸弟妹晨昏善扶持菜舞娛高堂娶媿若孺穉匪
僅家之慶國亦稱人瑞丈性厚且真永宜垂後嗣厚乃多
蘊藏真即屏虛偽履蹈中矩規儼同在手繼世德流孔長
俾尔昌尔熾旃蒙大淵獻九秩初度值鄙俚強屬辭樛櫟
漸薄植嶽嶽歲寒安松柏鬱蒼翠更待晉期頤咸黨同舉
觶斗南今一人靈光仰鬼歸

蜀游紀事

自漢口至宜昌舟中

依舊江流闊盤紆絕似蛇淹留頻問驛安穩便為家憂亂
關游事娛衰惜歲華看山猶有待餐飯已先加

嘉陵峽

一夜風兼雨衝晨入峽門漲高迴嶂豁嵐合大江吞映帶
皆縣瀑參差有斷村危滕開錦繡辛苦長兒孫

巫峽

楚尾纔通蜀江流竟屬誰荒唐神女賦蕭颯少陵詩螺出
雲天迴猿空洞壑奇豈唯峰十二不盡接巉峗

瞿塘峽

不信巫山斷舟人指黛谿森然成壁壘何處著階梯萬綠
黏天外雙門扼水西關心在灩澦樓閣忽高低

白帝城夔州府城

上水諸灘

倒植羣峰簇驚心此異觀突前仍鷲退旋折似蛟蟠應讓
漁家熟引港皆老漁寧輸棧道難由陝入蜀死生爭一瞬
不復話巖灘必經棧道

過忠州涪州

舟從城下過山勢尚嶙峋近塔分疆治縣治必有塔勤田見俗
醇自來名勝地偏屬謫居人我亦途窮者蕭蕭兩鬢銀

杜公祠即工部草堂

一雨憂時淚西來謁杜祠不堪風雨歎終與日星垂喪亂
誅天寶飄零老拾遺兩賢心迹似蜀人以黃山谷陸放翁配祀並刻象異代
有同悲

昭烈廟即丞相祠堂

翠柏仍終古森森杜甫吟艱難成相業懷畏見人心廟改
名歸主蜀人以杜工部有先帝武侯同閔宮句改稱昭烈廟以後殿祀武侯江流恨到今傳
賢終有怯魚水喻徒深

薛濤井

枇杷花下路門巷舊時居零落詩篇在浮沈樂籍餘志銘
干底事段文昌墓志今佚牋樣到今譽知否傷春客心胥井不如

由新津至樂山舟中

指點平羌峽連舟破寂寥蓬敲山影入燈暗市聲遙水宿
晴兼雨風餐夕與朝權歌渾不解食力是天驕

樂山投宿某氏宅

此亦見經綸江山一角春陰晴啼鳥換爾汝飼猿馴主人蓄猿

頭對佛開真面宅對江為凌雲寺就山石鑿成佛象約高三丈餘面江跌坐為唐開元時建觀

漁起巨鱗有緣留宿再清夢斷囂塵

宜賓訪黃山谷流栝池故蹟

萬里天南路尋碑夕照收石從平地起杯引曲池流賓集
曾歡燕官閑似泛鷗黃蘇有軒輕此論付千秋

游峩眉十首

撒卻油棚老眼明層巒濕翠擁輿行果然以秀聞天下始
信山靈不盜名

滿身雲氣蔽雙眸雪山未見五月圍鑪尚擁裘贏得歸來說金

頂何年劫火燒痕留

山程穿向寺中庵遇仙行曉霧初開為弄晴長壽橋邊新畫

本林端飛瀑乍來迎

天然畫壁倚雲開雪捲濤翻壑轉雷應有虜龍呼不起依

稀疑挾雁山來龍潭

行盡山蹊澗有蹊澗蹊盡處澗東西依山架木宜橫渡下

視寒流眾壑低黑龍潭

魯製山輿記昔遊遊山之輿以泰山為佳易繩為筏製相伴自能伸

縮輕如葉坐卧皆宜百不憂滑竿

踞高卻比滑竿優，升木何嫌暫效猴。
人自汗勞吾自逸，媿

吾猶自出人頭。

精子

裹葉纍纍挂樹間，功成身死不離山。
未曾食葉廉尤甚，寧

似春蠶飼養艱。

山中多蓄蠟蟲

五日游山四日晴，宜人天氣最關情。
非晴非雨尤難得，暝

色銜輿送入城。

此行良足慰平生，東道殷勤有主盟。
稍涉胥游慚苦行，頭陀原不易修成。

題余寒柯為高魚占豐繪準園壽蘇圖

暮春入蜀稱快游，眉山夜過未艤舟。
舍舟而陸宿嘉州，凌

雲山上讀書樓一翁二季祀千秋拜瞻塑容新飾髯望古
遙集心悠悠論治論學森戈矛醉翁氣象殊不伴黨禍寔
成快所離屹惟詩譽徧遐陬才大譬與海同流以文為詩
韓之傳稍嫌無物響若浮我生丙子今白頭同歲高侯寂
綢繆準園盛會嚶鳴求壽蘇自壽紛觥籌無緣退陪互唱
酬展卷水木眼底收何曾刻意摹沈周筆所到處見清遒
由來天資誠賢優寒柯聞之拊掌不

游雪竇同放園黃湖初羣

厭苦戰伐塵遐心在澤藪豁回路轉深嶂複天為黝青青
弥望松倚空作濤吼修篁雜其間蕭散不成畝小憇到禪

房茗話滌埃垢梅柏立階除亘邈若兩叟葉底重徘徊願
共歲寒守上有亭飛雪亭与臺妙高臺飛瀑納戶牖尤愛坐橋
欄仰止橋即疊折激尾首復輿穿微陽明滅高下阜陰崖
挾倒懸潭上隱潭激潭仰虛受下隱潭殊象固同源包孕載坤厚
媿無宣城筆狀寫呼負負海航一夕程再游吾敢後

甬紹紀游

琳宮紺宇現在巖我愛蒼松翠竹兼香積厨堪留一飽眼
前舍利不曾瞻育王寺有舍利游者多瞻之以占休咎

幾里松陰接寺門衝輿綏綏向黃昏峰巒拱衛森如戟到
此方知我佛尊天童寺

割取湖光改姓陶陶心雲濬宣占湖東地建東湖學堂家山半壁舊稱夢傳

舟不盡低徊意一卷丹青似石濤東湖

尋幽來此本無因閉閣唯餘榜字新賃主姚姓最愛門前

湖水濶青山遙伴讀書人快閣即放翁讀書處

寄印昆

七十仍銜痛兒生母死年艱危扶政論甘苦記詩篇故國

孤心倚君有孤心倚舊都之句離孫笑面圓相逢櫻島日君游日本有蓬萊自

昔非人境貪看君髮記猶玄

莫干山侵曉同妻看月

一樣明如晝貪眠苦未知蟲聲猶唧唧樹影自離離露重

山頭潤星疏屋角歌不須歌戒且閑話慰朝飢

寄放園

山居唯与舊書親自分虛留七尺身攬鏡已成華髮叟裁
牋頻寄素心人棠櫻移種根多活蔬筍宜餐味寂真風雨
連朝却無賴春來春去負良辰

天台兩絕

清夢偏於枕底回飛虹濺雪轉晴雷宿石梁瀑側方廣寺有僧不禮

堂前佛寂寂雙扉鎮日開

披雲直上拜經臺赤燄燒空火樹猜眾稱娑羅花余謂即杜鵑也古今詩話潤

州鷓林寺杜鵑相傳唐貞觀中外國僧種之歸路亦曾華

鉢孟中自天台携來是天台固有杜鵑異種

頂駐不知劉阮可曾來

游南田山宿友人冢歸過石門洞口占紀事

入谿斜趁半帆風回憶桐江夢影同最是照人清淺處蘓

心衰白已成翁

由青田登舟至嶺根

環屋為田田外谿插秧時節乳鳩啼背山絕似張華蓋主人

蓋山菁華此是桃源路未迷

百丈漈為吾浙竄支筇館向雨中看去年今日來游客愴

絕山邱骨已寒

百丈漈

天馬峰前倒瀉河馬尾瀑在武雙坑視此竟如何

陽天馬峰下

雙坑瀑在萬阜

如雲山有石洞聞比嚴山有石梁瀑勝留待他年載酒過天馬峰

開國君臣德不終還山吾道未為窮巍巍廟貌今猶昔五
百年來報饗隆劉文成公祠

解裝小憇便為家三宿殷勤意有加每飯不忘紅米好故
知風味勝胡麻

石泉奔注亂峰環疑在龍湫大小間閑与老僧同啜茗不
知門外有人寰

東坡句

石門洞

讀桃花源記

平生冥想羲皇上偶著文章作幻游男女初無君長設田
池寧有子孫憂相忘何世真熙皞倘語常人言覺尤除此
要非乾淨土紛紛興廢貉同邱

前詩意有未盡用黃山谷宿彭澤懷陶令韻再賦一首

桃源非人境云為秦避逃是知所深嫉帝者與貴豪目無
漢魏晉非時寧操刀但謂恥事宗晚節樹貞亮遂以返茂
稱或恐猶皮相苦耕儕老農志不奪帥將未雜黃老言獨
障滔天浪民物平等觀懷高羲皇上寤寐念在茲文字寄
孤尚豈能語世人唯飲酒盈盎試再誦其詩庶幾得一當
母幼時為外家記帳歿後舅氏檢付數紙裝潢成卷珍藏
至今謹系七古於卷尾付姪直生

外王考沈妣崔氏子三女二母伯姊佐崔服勞無巨纖月
計出入記於紙其中物價略可稽就此推尋闕治理又於

戚串見饋遺純樸尤徵風俗美未及百年一刹那世運升
降乃如彼更見女幼習儉勤治家不自有家始由來此事
極尋常要非今人可比擬奉持往復手澤新凡資考鏡皆
隸史吾父七絕語淒清舅亦淚含題字裏摹象時方十九
齡開卷省識苦不似卷首象從外家合歡圖中摹出時方十九歲鮮民頭白慟
餘生皋亭山下木拱矣

示子姪

冬裘而夏葛盡人從同同為人亦若是與時消息通今人
謗前輩或者又過崇我謂兩失之無異冰語蟲人各視其
時逆時難為功時有進無退恃學為內充即物皆有學身

與學始終庶幾不後時應變到無窮其一

動植皆生物人資以營濟偏嗜慾使然但為悅口計貪多
與偏同均足召灾癘甚者舍梁肉而求諸藥劑藥所以治
病常御或滋弊不見耕田夫寒墜下粗糲何曾苦羸厄老
猶勤種藝始知有用身要在耐磨礪其二

再示子姪

人生而有欲要在慎自持繼之無底止殺奪紛如絲哀哀
人類史玄黃戰血遺政學無夷夏善者吾所師風俗非盡
善者侈尤大疵儉為德之本但於人勿施好勝人所同處
境務反之緼袍與狐貉取譬耐尋思常葆天爵貴外此皆

駢枝量入以為出有餘備不時月計苟無餘不時安免鶴
羸金胎百禍明驗若龜著教子身作則因材視其宜各令
執一藝衣食繫於斯豈唯衣食繫報國此始基姑息轉貽
患視彼勤敷蓄從古無悻獲唯力日孜孜世變縱無極所
守固在茲

黃山紀游

天都

未至氣已懾賈勇迺先登有級即坦途級窮懼轉增土鬆
不著脚攀條如猿升衰弱宜小憩峻壁俄當膺鑽穴大於
掌穿踐獲藉憑手代足而四併力躋上層魚脊劣容趾前

導授腰絙腰絙寧足恃所恃唯兢兢過此到絕頂驚定歡
聲騰生死爭跬步斯言非夸矜顧我竟幸在恍忽昨夢曾
偃松自終古石懼倚峻嶒千峰收一覽仰視天宇澄披襟
發長嘯翩若飛軒乘吾意豈云饜夕曛挂蒼藤歸語憚游
者張脈猶憤興

文殊院

大塊無定形祕異茲獨擅我自天都來降陟探勝徧到此
心暗驚徑絕通幽窵樓行石打頭紆折漏一綫層坡溼苔
滋倒壁荒葛罅豁然晴翳開玉屏枕靈院老松若竚迎翠
蓋接蔥蒨倚危左右顧峰突轟雙扇步上文殊臺凌虛輒

服戟南睇極遙空氣氳歸吐嚙節候更朝昏晴陰亦瞬變
苦行宜高僧棲隱差足羨擁衾宿巖房八月疑集霰寒夢
攪疏鐘始知腰腳倦辨色出寺門三叫雲海絢去去指蓮
華回首有餘眷

由蓮華峰至獅子林宿翌晨過散花塢游松谷庵歸登
始信峰至西海再宿獅子林取道雲谷寺返客店

銜輿上青冥藥辨遙辨認奮身陟其顛諸峰猶童甃並位
唯天都孰敢評正閔下山力未痛俯向魚腹進放眼涉夷
曠卻已失險峻循崖到松林錯落半薪燼觀海以喻深風
雲變倏瞬荒臺散清涼移步登始信時方當秋中晚翠丹

黃觀坐對輒忘疲
遠聞寺鐘趁石筍
出班行眼底紛露刃
富哉衆美兼譬彼
千人傷再至曾再宿
所好非阿徇兩谷
此分途並討餘興
振神龍不可見
九龍潭瀑秋
旱不可見
一雨若為
各且留未了緣
霜寒欺短鬢

余於宣統三年買杭州金洞橋老屋西偏屋手植雙桂庭
院湫隘雜以他樹不得發舒今年始移莫干山中屋亦
售於屬姓矣

卻喜新移桂欣欣
向眼前抱馨宜伴隱
悟靜欲通禪
洗盡金銀氣
金銀各
一株
甘尋松竹緣
門庭還記否
孤負到今年

移石

居山違山性誰能因自然完者使之破不惜糜萬錢破一
反掌耳完則須何年此石長苔蘚沃以雨露鮮委棄在道
側云將溝瀆填昇歸安位置庶幾獲天全所全亦有幾我
心常惛惛即小以喻大石又何惜焉

病院視拔可

丈室維摩何所得藥囊且喜貯詩還不曾惜死

君有句云
生滅本來

事偏嫌病亦願辭勞卻苦閑萬念成塵真未易幾人同
歲最相關平生蕭瑟無如我倚榻因君一破顏
庭聞偶述

巴陵方公大湜語先君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

翼因軍事輒相齟齬一日已夜分文台府縣司道至內
寢外廳事方公時為武昌府知府既至曉以軍事非我
素習悉由撫院主持外傳督撫不睦乃奸人構造衆皆
愕眙莫知所由先是林翼為母壽文愛姬來祝款待殷
渥遂拜林翼母為義母自此往來頻數林翼亦以女弟
視之是夜之舉即文愛姬闔戶以死相要者

監軍自古輒成讐非種寧論氣誼投只為交頗能慕蘭如
何伍噲竟安劉紛傳故事關兒女獨擁雄師壓輩流身後

易名爭一字

官文謚文恭胡
林翼謚文忠

若為調護各相酬

義寧陳寶箴任鄂藩總督張之洞命以朱某署理襄陽

縣知縣巡撫譚繼洵未之知也力言以張某署理陳歸
懸兩牌示闔城大譁武昌府知府李有棻知陳與先君
深相契挽入謁請撤懸陳曰督撫目無兩司久矣吾欲
使知兩司亦未可悔也卒別檄索某署理張怒甚譚謂
察吏為藩司專職陳固過當吾輩亦當引咎張怒亦解
當官而行屨責均世衰茲義乃就湮希風甘拜轅下塵強
項觥觥義寧陳開藩江漢歌宣旬深惟牧令與民親簡賢
使能惟其人南皮瀏陽故習循有如說士口生津一縣兩
令揭黷新動色相告走薦紳監司職權始獲伸眾諾一謬
誠鳳麟休休長官能忘嗔各靖尔位協恭寅吁嗟今之人

兮孰與倫

清季牙釐善後兩局稱為外銷布政使兼管之張之洞
總督湖廣輒下便條取用以為常貴疏黃彭年任布政
使悉據官文書張苦之巡捕翁兆麟語先君黃進謁張
必延入齋中便坐雅談張與黃子國瑾交談次呼叔請
予便宜黃不去冠帶執禮甚恭荅云但有官文書不敢
不發再三請荅如初終黃之任張無如何也

衣食仰於官誤解武侯語國帑無內外豈能私取與大藩
慎所司非公宜峻拒此事亦尋常往往職不舉儒者氣象
殊其視出猶處官輕守為重矧關財賦鉅款上分則尔意

見寧齟齬穆然古之遺政聲滿江楚有此一臣可以寄

心膂傷哉墮淚碑王貢徒傾許彭年卒於任所之洞輓之云交誼紀羣聯回憶宣南

抵掌論文頻載酒宦游王貢合
重來漢上傷心墮淚遠刊碑

讀巢經巢詩

我言古人字兩語已道盡何謂是我言真實出肝腎何謂
古人字許鄭為規準油然經籍光白地無續純樸杼本自
成不受宗派窘兀立塵堪表風骨轉道緊身世傷亂離民
物寄惻憫至性尤過人墓廬聲淚迸窮老卧遐陬吾道有
干楫餘事畫与書精采照來軫

讀昌黎集

文起六朝衰於韓為論定又以文為詩陳后山語左國史漢李
猶夫善畫者由篆籀取徑世謂原道篇功與孟驂乘所云
亦人云何曾有心證孟功距楊墨雖辯義苦贖韓涉佛尤
靡謾罵但辭勝李唐氣節衰上書近便佞貶竄表乞哀臣
道淪妾媵晚乃交大顛縞紵儼投贈文人不澈終儒效奚
依凭

讀半山詩即效半山題杜甫畫象體

我讀半山詩瘦硬盤空上期許固與凡庸殊俯視諸家成
獨唱慨自秦以來苟且沿風尚教衰政敝待何誰直窺孟
子韓豈望半山酬永叔詩語遇大有為君特徵曾再相新法果施

行致治誠非妄楚咻百口苦紛拏勇退唯甘祠祿養去就
夫何愆內斷寧求諒惻然在民物衰老心仍壯平昔詎屑
但以詩文傳竟賴詩文轉足泐誣謗行不掩言古難能於
公見之又奚讓所以千載後論者猶慕嚮使公今日起九
原猶可用為天下匠

記胡筆江筠軼事

溧陽宋翁

名文蔚字澄之

弟畜我我亦忘年事如兄猶憶八十攬

揆日君乃招我佐稱觥為子擇師介師壽縱殊流俗猶世

情登堂驚顧挂在壁拔趙易漢四座傾

所懸挂皆宋翁款

宋翁附

耳相告語主人厚我心屏營所居亦出主人賜計口新築

凡幾楹地券赫然署曰宋固辭不獲申誓盟兩子各令執
一業壯而有室能治生師道友道廢久矣似君盛德先民
程盛德之後宜昌大傅家寧羨金滿贏留此短章詔來者
關係風氣良非輕

映厂同居莫干山中日上海戰事起赴杭州奠母留書告
別賦此荅之

入谷紛然幾解人如君襟抱始為真對松對竹了無語畫
水畫山皆有神負土匆匆徑歸去留書款款雅相親弥天
兵氣今方始危涕霑襟萬骨塵

浮寄

古言浮寄始猶惡豈意吾衰竟遇之開卷如普頻發悸報
書無賴且含辭不因敵患寬秦罪唯向夷居見漢儀祖界尚縣
國此痛未知何日定縱然痛定孰匡持

蘆溝橋行

蘆溝橋禍有由始始棄北都竟南徙主南徙者豈中狂子

女玉帛從風靡夜郎弛備妄稱尊背棄遺言餘尺紙中山遺屬

甚置塵上乳臭兒附影隨聲羶聚蟻東鄰文治尚撐持漢

雄幸閣裁抑武人利互市生忘眉睫恃遠交長吏希榮競承

旨王正廷為無端兵禍肇蕭牆煮豆燃萁彼忽此昨日祀

澤今仇讐雨雲翻覆果誰是蔣與桂派之爭猶且張皇飾太平土

木並作極豪侈治有本末失其倫既竭民力吸膏髓藩籬

盡撤調張學良入關仍內訌焉地烽煙遼左起智短那知計從新

事發何曾費折矢救為遂至啟戎心周旋壇坫奚能弭國情

際聯盟而英實陰主以東蜂毒及腕斷已遲顧維鈞主張

三者界日為制俄之計不與日為制俄之計不與日為制俄之計

業興和戰相非宗祚圯向來覆轍若追尋倘關運會遭屯

否遠巡孰肯塞丸泥薦食貪婪駭封豕日本占領無抵抗

秉政實行田中義一大東亞政策塘沽協定東三省後武人

何梅協定上海協定不能滿足武人欲望墨潘方乾舌

亦窮勢固危於九卯累異軍突起肘腋間結盟僅乃出虎

兇西安蔣介石被執共產黨居間與楊虎臣張學良商議

以共同抗日為條件並組織國民黨共產黨聯合政府

蔣允獲釋星星弗載卒燈原二十六年八月十日上海之變起天耶人耶同醉

死一誤再誤唯爾辜爾辜爾辜萬夫指諱惡懼為敵所乘

尤虞口實貽奸宄王克敏抗顏破涕隱痛深聞敗則憂勝

弗喜沙場白骨積如陵流亡井邑生荆杞大官酒肉小朝

廷政府移重慶怙寵椒房政多秕孔祥熙飛檄渠魁反噬

臍汪精衛逃至河內資寇假名供喉使網漏終傷脫范睢

印利初吝侯雍齒任賢克己專難成繞室榜徨徒拊髀安

得恢復舊山河太息咨嗟吾老矣獨立蒼茫自詠詩社工部句

寂莫千秋董狐史

聞呖尸移居

改卜猶人境知君意未安霞巢寧有幸泛宅且同觀畫案
翻新樣書城擁古歡不須千萬買微雨過蘇端張蕭生
煙霞洞建石幢為父母百齡誌哀補紀

我母今年九十九父長一年適滿百俗猶稱壽事非古何
以誌哀慎所擇煙霞洞與父有緣老僧學信故託迹曾為
募築屋連楹手植梅花境遂闢學信尤善製伊蒲能導游
蹤萃裾屐逝者已矣孫復三亦頗循規無改易迺謀建幢
先避衝高處相度地幾尺歲在丁丑始經營遙睇錢江練
拖白幢惟八面首題名心經刻於第二石餘者六面為家
傳寐叟五言題自昔語僧環幢多種松料應蔥鬱護深碧

未及椎拓東甕開郡城淪陷紛戈戟稍緩即難竟厥功凡
豫則立已卒迫何年再覩舊湖山展拜薦新安魂魄更椎
萬本餉親知中有孤兒淚痕積

戊寅正月十一日拔可為伊墨卿作生日觴客賦詩余未
與焉一日持示諸什督和仍用留春堂拜歐陽文忠生

日韻

盛會高吟歷元白戊寅正月十一日而我曾然忘舊年蕭
齋短榻枕書眠汀州書聖留墨翠有如美女花簪髻隸從
戚伯著碑來漢戚伯著碑孫淵
如藏宋拓孤本尤愛行真參隸意置身猶
及乾嘉朝守惠守揚勝地遭平生所作傳萬本墮者紛出

秀亂苗獨具真賞興軒起張筵壽伊自君始書名吏才誠

罕儔豈唯敬恭在鄉里我藏畫梅子所知貽我楹帖耐尋

思曾貽汀州楹帖句為梅花百樹鼻功德茅屋三間心太平安得百樹賢茅屋眼底兵

戈今何時相期珍重到晚節世事推遷不可說願子此會

歲歲聯松竹掩映稱雙絕張壁有汀州松竹筵面

陶拙存葆廉輓詞

四公子殿秀州賢長抱幽憂易損年求己錄垂龜鑑遠侍

行記見豹斑全君於甲午敗後著求己錄辛卯侍行記不

治之不為赫赫功名掩每接温温笑語妍貧病那堪蓬轉

苦尚餘叢稿委兵煙

移居

廿四年中事於今已五遷衢寬看作院屋小欲爭天近市

傭皆喜浮家我獨全

大見自天津歸

苟完於願足兵氣尚懸延

友人来訊移居賦答

豈意到衰遲乃復厄陽九無國自為民有讐孰為后此痛
正難言慄然喪家狗縱使得寄生形神已沮忸破閑徒詠
詩滌愁且飲酒剝復著義經忍死觀厥後

再答友人

家居撞壞莽兵塵均是飄零失所人豈意同牀論上下要
皆非族判寃親華胥荒誕原為夢甌脫然疑且寄身不自

圖存終可恥楚雖三戶竟亡秦

題八大山人折枝梅

思肖畫蘭不畫土此恨絲絲誰與吐雪箇山人身世同老
梅寫似折釵股數點已見天地心月下風前仍媚嫵三百
年後又何時獨立蒼茫今視古

崧生夜過劇談翌晨賦紀以質宰平放園

未試鉛刀百劫陳平生終恥作文人事功匪異先求實風
氣能移要耐貧性褊固宜遭毀棄時乖豈為誤逡巡狂言
待質神交幾日薄崦嵫淚滿巾

書滄趣樓詩後

章奏是所長亨衢忽陷潭再起天步移知廢虛報稱浮沈

亦難言蓋棺論未定

陳散原迫於師誼為作墓志銘曾言難於著筆

赴告略官謚

此意卻差勝持詩与鄭

孝

骨衡靜躁固殊任洗伐骨氣傷微

近張禹佞朝列標清流

以那拉氏寵臣李鴻藻為首一時如張佩綸張之洞黃體芳陳寶琛

皆稱清流襟抱疇曩證平生惟澗于同音若望磬九原倘相逢

夢覺說破甌

書海藏樓詩後

蘇戡功名士

襲用鄭輓陳弢盒首句弢盒功名士

諷人實自踐往者躡大藩

星火燎漢沔知事無可為棄職匿京輦掉頭人海藏文字

興不淺

亦鄭輓弢盒詩原句

夜起

名夜起庵

胡為乎中熱在榮顯乘機策

萬全引虎寧轉眄甘為虎作俵兒戲郊天典要君亦玩君

正如蠶縛繭哭子淚未乾

其子讓予先勾結日本有收京密約嗣讓予為日本毒斃密約

燬還都願虛展氣盛滅理智志荒逞才辯聊且快一朝遑

計唾罵免美謚

謚衰

与多金

恤金五十萬

泉路應顏覷

姑舍更言私長身似翹鷲自賦鬱輪袍崢嶸頭角露遂涉

名士夸羨異達官錮食不御肥鮮衣不改韋布儉嗇若故

常未以車代步弔賀卻親知凶嘉唯禮具偶爾涉其庭闈

如老僧住詩骨天開張氣足与辭赴寸楷魏唐參隸尤壓

縑素猶憶葉家園七十祝初度倘勿錫九齡

七十猶居滬辛年七十九

庶幾保遲暮人事使之然夫豈關運數

林半櫻鷗翔 乾詞

過從最密夙心傾如飲醇醪醒亦醒病榻擁衾成死別詞
壇奪席了生平依然寒士能推解不共文人敗誓盟文人相傾
晚習尤甚君每調護其間 盛德似君今有幾直闕風氣豈私評
為宰平題雙紅桑館圖

宣武城南君所耽面城篔簹屋潭潭手植雙桑如斬駉霜
秋葉絢勝楓栴愛之遂以顏其庵海田遷變雪盈麥倚徙
庭除樂且湛憶昔我曾屢造談羽葆車蓋垂鬢鬢勤於述
作禪理參卅年棲止寧宿三無端鄰鬻起戈鐔倉黃走避
憂心快伐薪煮龜夫豈甘樹猶如此人何堪蓬轉滬津繭

縛蠶舊巢入夢虛甜酣寫圖下筆紛朱藍寄焉而已風味
諳安得中原次第戡吾廬重返天功貪

微疾

微疾踰旬瘦自驚總緣衰與百憂并邊聲淒厲紫宵夢
日轟炸街語誼收辨曉晴為卻醫方唯少食不貪天幸更長
重慶生是誰具有風霆力一掃人間達太平

大風雨

交衢成澤漸侵扉未覺秋深冷透幃海濶始知風力大帝
誼不掩雨聲肥稻梁已損棉尤歎兵火相煎歲又饑病起
荒蕪無一事年來憂患減腰圍

松柏

一日有晦明四時有寒暑榮悴物之常反是失其序松柏能後凋頗受世人許豈知犯霜雪百卉皆消沮歸然縱獨全沈哀不可語何如桃李花春陽自容與開落兩及時乘化無迎拒秦皇求長生所以為妄舉

宰平書來並附肖象卻寄

寄書始報豈真慵沾上愁懷似酒濃縱使共談仍苦語卻因久別訝衰容萬方多難援垂絕百歲無端厄竟逢著作自關千古事雙棲廡下勝梁春

懷吳雷川

震春

憂患相煎迫而君不改常胸懷真澹定德業自輝光能使
羣流貫著墨翟先從小己忘一尊於願足君嗜冥想託義
皇

冬日

人人愛冬日流亡況載道施濟有時窮所賴黃棉襖既暖
稍忍飢尚可須臾保豈惟保須臾偏使享壽考三五自成
羣街頭捕蝨蚤哀此無告民猶謂惡活好抗誘好死
又如何呼號向蒼昊道旁多朱門蒼昊固顛倒
懷放園時居香港

生性不同塵於君契合真百年猶苦短四海若為鄰殉友

甘蒙詔逢人恥說貧因之風俗厚未是等閑身

次兒侍游哈同花園

有園不与眾共之果能自賞猶有辭朱門獸鑰閉荒寂春
來春去人不知有人導游偶涉足喬柯蒼翠霞臺池疊石
亦見匠心運雜花錯落紛葳蕤隔葉晴鳥自呼喚節候与
之為推移橋陰小艇空繫著掉弄聊復張水嬉草生試剪
發光彩茶熟傾壺沁心脾君不見市樓鱗萃陳百貨昔皆
賈胡名園基今日不游待何日莫謂今日游已遲

庚辰嘉平初四日忽得北平信見輩電誤傳余死於建甌
下署卓庸蓋卓君庸略去君字即以庸為名也因紀以

詩

訛傳海外東坡死我與東坡同丙子後生尚論敢私阿磨
蝸命宮倘相示嘉平己酉歲庚辰電飛自北傳一紙唁我
妻兒並及兄下署曰庸卓其氏中問何時往建甌此是訛
傳所由起姻連休戚最關情情急辭哀見膺肺建甌縱與
惠州殊古今佳話差替擬年來真有祝宗祈天道豈如人
道迹但期早日息兵戈收復河山重整理老夫破涕樂餘
年虛室吉羊時寓吉
羊村宜止止

余向不信夢中得句庚辰嘉平初七夜忽夢與人談詩有
推敲豈盡闕宏旨贈荅終嫌獵近名之句覺尚能記因

足成之

詩教寔微世運傾紛紛作者起爭盟推敲豈盡闕宏旨贈
荅終嫌獵近名唯有屈駘能見志必如杜史始存誠但留
總集覘流別此論應為俗所驚

苦熱

酷烈如時事相煎到鬲肝自惟非熟客所以畏炎官叫賣
增瓜值忘飢減粒餐但期秋有穫暫得百憂寬

驟寒

怨暑又咨寒維皇主宰難能調方有序驟變總無端股栗
勤搜絮頭童悔棄冠百凡須戒備即事可齊觀

諸孫戲側口占

愛孫常情耳吾亦愛吾孫但為一轉念來日益難言爾年
日以長爾知日以繁知繁果何為中有憂患存不如及此
時任尔叫跳誼苦悶唯自喻兀坐朝復昏尚有羨我者悠
悠寧足論

記石

家有一拳石荏苒四十載始植石昌蒲先人手澤在春暉
去不留淒其木拱宰蒲萋苔代之蒼翠要無改相携北而
南中歷樂桑海國破此獨完盆盎發光彩青陽布微暄忽
焉粲金菩小草天地心坐對蠲塵澆豈敢比仇池因坡聲

價倍聊復佐清供珍視逾鼎鼐

種菜

歲朝有例供水仙為之配自我始破例鉢盂改種菜田家
風味殊清白我所愛亦從市中來往往根先刈培以三寸
土時復加灌溉中起忽隆然新葉漸生態不與諸葛爭不
與元修賽薄植而豐滋何者非坤載位置几案間有如朋
久耐果能再作花一笑承天賚

贈陳司遺

微醺顴頰氣如春風骨峻嶒鷓瘦身白刃不辭仍倔強青
羶為伴耐清貧平生推解能忘我小試謳歌尚在民並世

相知無間語滄江一卧歲華新

送劉厚生

垣赴天津

龍蛇起伏狎神州幾度紛紛借箸才大終難為世用命
奇寧復與仇謀養生論熟常餐減懷舊編成軼事收絕似
陸裝來往數歲過南北兩家浮

葉揆初景葵移居賦贈

少壯功名赴急弦卅年市隱雪盈顛平生有戀皆能捨與
世無爭善自全家政不令姬侍白楹書已付衆人傳

君建合衆

圖書菟裘三徙寧初願補樹移花任處便

楊見心復以所輯宋元輿志題志叢鈔屬為題辭並限次

東坡石鼓歌韻

說志詩成歲丁丑

叢鈔冠以說志五
十首成於丁丑

豐華堂君藏書

中一

老叟地志權輿溯孟堅功邁史遷牛馬走自此代各有專

書承流傳習在人口君乃斷代始熙寧下訖至正殷厥後

諸家題識勤蒐羅所錄已得十八九先河之導王晁陳君

子之澤韋崔柳宋及先德
手寫本佚者目張如列星存者綱舉如

提斗總計紀元凡廿二四十八部供枕肘語涉攻詰凡例
中語

皆薙芟固知亂苗宜去莠附加按語具會心揖讓前賢為

畏友豈同拉雜貪兼收不問犀苓与馬穀親鈔尤見老眼

明要非詰屈似科蚪脈望長恩入嘯歌

說志詩
中語

書林藝苑

推黃者無端兵釁起東鄰蹂躪黔黎任呼嗾劫餘故籍歎
飄零誰為珍度同尊自安得撥亂返昇平鼉鼓逢逢奏
矇河山重整四夷賓上追禹蹟銘岫嶮吾言非夸信有微
軒裔向為天所厚臨安半壁祚寢微繒幣齋金稱姪某可
憐白雁渡江南席卷囊括遂奄有滌僧振臂奮天戈運啟
朱明脫械杻興廢紛紛幾帝王世變由來等雲狗陳漢發
書感喟深寂莫養河萊婦偶丹鉛狼藉几案間續輯猶能
澈尾首何為稽遲付棗梨寧虞來者或攻培因襲事文古
且然宣尼但謂義竊取造車合轍喻寸心老屋蒲橋遠塵
垢三鱣瑞應有傳人貽以清芬長奉守撫鬚一笑益生春

少君十年媿衰朽兩世論文昆弟行敢借題辭為君壽

劉崧生輓詞

曩者造君室語我有脾疾又語夢三親淚已奪眶出我亂
以他言內付或非吉君是磊落人氣盛能讀律秉性夙寡
諧見惡尤深嫉頗不理於口於此見直質近局偶相招笑
譚猶昨日但使為素心便如膠投漆年來家君五弟為匪
挾去生死不
明國事俯仰憂憤溢疾豈僅在脾俞扁亦無術已矣平生
歡吾黨真若失交情一撫棺秋風極蕭瑟

辛巳重九拔可約余及他友先飯於海格飯店飯後游猶

太人園李氏家人戚黨踵至歸報以詩

視友如性命老懷所同有元禮坦蕩人風義尤獨厚驅車
何所之嚶鳴若求牡往往近局招雞黍不設酒以是為歡
娛深情向誰剖欣值秋氣佳況又為重九新居猶病隘借
園於誰某把臂恣清游唯餘闍人守翁鬱已成林絲芋為
計畝但憐菊數叢籠囚在瓦缶夷曠豁煩襟未許纖塵受
第妹屬天倫戚黨父與母雜還來眾賓衫履錯前後或坐
或徐步立者輒負手殷勤園主人煮茶真可口行樂良及
時自午以至酉道廣固無方且復能耐久涇渭但在胸通
介兩无咎盛會寧敢忘報君媿瓊玖率尔此俚言請以覆

醬甌

送崧生莫歸途作

死亦有先知今時是甚時別棺收涕淚臨穴想鬚眉兒女

悲孤露人天隔午曦午時下窆回虞何所見病婦倚牀帷

日本與美英宣戰

資寇仍觀釁焚身錯已成人心同赴敵天道戒居盈於我
終為利從今始有盟吁嗟果何日了此一棋枰

辛巳除夕

甚惡情懷逼歲闌諺云攬搥果非謾吳趨風土錄乾淨冬

作拉凍雲有腳垂天重乾雪無聲著地殘上市魚蔬愈騰

踊閉門梅竹共清寒隔宵便是明年事縱脫龍蛇尚大難

懷張子

唯餘皮骨見清妍
蹀躞兵間志節堅
未信有身為大患
敢忘多難度殘年
提携弱女甘鷓寄
憑藉良朋錢均甫家治傳語起居
勝驛傳筆記料應增樂許
書生計劇堪憐

誦詩

誦詩三百篇所關在美刺詩亡春秋作褒貶猶此義唯詩
比興多忠厚蘊文字屈氏創為騷亦僅以體異上繼詩三
百千載有定議賦者詩之流詞已溢於意浸淫全建安往
往病側媚陶与屈同源但云示己志慨不逮黃唐實絕緬
孤寄章實齋謂屈子忠君愛國湯詭嫉時宗臣義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懷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

復致意其孤懷獨往不復有春秋之世宙余於陶之不知
有漢無論魏晉且痛詆嬴秦之亂天紀荆軻一篇聲情激
越每遐想懷葛義皇黃唐之世與屈子正同桃花源記頗
設為淵明理想國家與近世無政府主義相類似自深有
激然而餘子競聲采要屬文人事波靡到齊梁詩道久荒墜
云然
唐起六朝衰比興賦兼備工部最近古獨彈掩繁吹趙宗
風一變西崑掃殘琴比興少於賦頗復嫌徑遂歐王尊宛
陵大雅誰其嗣宛陵答韓子華持國述詩明人好返唐麟
誠能言人所未嘗言者
桓徒貽累青邱為猶賢盛年遠殄瘁清又承宗敝紛然各
樹幟晚出巢經巢蓋代人中驥詩窮道益窮運會趨浮偽
安得風人遺已矣傷世季
拔可約賞海棠

補新移舊拓籬寬
幾樹丹苞乍破寒
小鳥弄晴如學語
鳴雞報午為催餐
久譚稍覺愁懷釋
蕪味渾忘物力難
休憶故居開落未
君有箇故居至範圍
眼前爛漫及時看

放園忽自香港挈家避難至上海

似子無援者多援
偶得之且携妻子至
乍見夢魂疑佛佑
君奉徽方信朋友喜可知
欲言言已忘此即介眉辭
君今

余款放園於雙漢嬰齋並約其子覺傳放園有詩來謝次

韻奉答

傍十三佛樓皈依師慧可
安忍視衆生匍匐赴水火俯仰

百無聊長日為愁鎖相見各吞聲余固媿驚坐况復秉性
同孤抱所諧寡自從浮海來餬口唯賃假譬彼半焦桐猶
幸出爨下鋒鏑餘竊魂追記今亦頗放翁但如鷓寄巢為
用燕賀厦六十忽平頭君曰不辰我近局無隻雞何曾獻
壽羊驥子方十齡老者与幼者序次纔五人情話互傾寫
短章苦語多敢謂是變雅

修辭

修辭為後意為先意已非真轉累篇忠孝但供文字飾唱
酬為附姓名傳張皇自述終何益假借師承豈遂賢畢竟
悠悠無定論姦容每易受人憐

懷邵伯綱章

儒林忠義兩堂堂祖澤縣延再扇芳高睨大譚驚四坐曼
辭小令壓千場不因桑海容顏改每話蓬山意趣長三世
論之餘幾輩與君白首弟兄行

送楊无恙

元愷

返常熟

有屋滯不歸無屋歸何速

舊宅已售

問知借園居

曾氏園

主人風

義夙夷曠拓軒窗明瑟富水木君頗愛閑靜養病不嫌獨
時復續吟篇餘興寄畫幅世事了不聞但期歲收熟吾鄰
自此孤羈囚苦迫盛有山阻兵戈何日得棲伏會當造君
廬倘許留信宿廿載溯舊游黃壚痛在腹

宗耿吾年
趙君閱寬

病起和拔可病中見懷之作

鏤腎詩功晚更道若為天甚塞源頭豈知迎刃終能解病君

溲閉割枕上長吟不肯休

無端一病誤重陽始願登樓竟未償与拔可約重九日磨

蝸命宮同戰勝伴來為起踞胡牀

癸未正月二十六日壽仲兄七十

幕府制肇秦軍中東平始延四方士厥後稍替改置官官

幕混淆趨翫靡憶昔吾父乞養親棄官而幕爭倒屣邦政

利病密敷陳遺澤流潤桑与梓仲出方壯已崢嶸常為揜

客趾前美齷如汲黯本性成面折寧肯輕阿唯燕遼楚蜀

徧游踪難進易退固宜尔紛紛儕輩登強臺獨抱文書據
案几平生說士景津津文武材用動色喜青氈依舊耐清
貧祿縱弗及尊在己兩更帝制洪憲稱帝志節堅閉門落
寞長安市幕關治運今僅存存者鳳麟誠尚矣者古無力
聊寄懷開篋斑斕呈印璽周甲南來小駐旌纒聲離棕又
北駛巨梅高插漢雙嬰並影曾留明鏡裏蘆溝學起畫室
行江上受塵暫棲止荏苒七十欣逢辰四遇歲朝春建子
銀鬚飄拂好容顏朋儕情話接踵趾蘸朱畫竹興淋漓夏
歸矩矱請視此顧我憂時每寡權指搭澄清可立俟機鋒
橫屬坐猶驚偶聞吉語亦啟齒推排我少兄二年待我稀

齒庶有躬相將携手聖湖邊為兄晉觴補介祉物艱母恤
且加餐受天之祐綬福履

贈映庵

章貢二水流湯湯滙江入海恣汪洋突兀匡廬峙其陽氣
澤所鍾人物昌誰歟先尊陶柴桑崛起趙宋有歐王南豐
曾與豫章黃畫史董徐出班行君後千載師衆長並世結
交皆老蒼蜚聲馳譽翰墨場惟宦則拙勇退藏康家橋畔
築幽莊水石花木費平章雅善庖治親辨嘗有時款客客
滿堂莊諧間作樂未央此情此景良難忘無端烽火起倉
皇捨宅改卜且就將猶幸硯田歲豐穰斗室危坐鬢加霜

詩詞萬口熟能詳高文一卷閱縹緗不侈宗派躡歸方有
物有則中含光盍付剞劂寧待商文字之壽壽無疆

悼栝行

王氏庭除栝一株欲去其駢取勢殊我適在旁再拜請駢
者畀我諾勿渝九月忽病十月間遣力齋至驚傳呼傭皆
曰此折枝耳不過數日生意無高插漢罌滿注水我為強
起堂上趨歡然乍接蒼頰叟秀削真乃山澤臞檢視創痕
汁橫溢急搏丸泥与塗敷自此因依蛩駘似海天遲暮慰
羈孤侵曉晴曦射窗入浮青掩映上眉鬚有時壁影出燈
下龍蛇紛拏難描摹瓶梅盆竹成三友端合寫入歲朝圖

風餐雪虐所不到微雨往往就沾濡春來方虞氣易洩頗
能乘和見豐腴解肌斷筋百脈息要恃元精貫中樞凡八
閱月夏又至稍覺憔悴仍枝梧畢竟無本終且盡奈何委
棄重踟躕古人愛馬尚市骨忍使恒幹雜榛蕪南陽子驥
園亦好事勸我牽蘿苑補枯顛倒造化弄狡獪未始非計
聊嬉娛麟楨皆作如是觀安得面目還真吾

後蘆溝橋行

雖曰人事豈非天古有斯語今信然由來弱肉強者食我
固無幸懷憂惛洛潼縈抱荆襄扼屏翰僅存守府偏西瀛
大波忽軒起浩劫所至無垓垠援絕束手計安出口惠誠

甘空流涎吾仇苟善操時變遠交近攻策萬全鄰商賣友

尋常事美日協定垂成擅以我東三省界日此協定或先與蔣介石密洽松岡洋右力主與德協商卒至破裂

裂壇坫與利為周旋奈何鬪力不鬪智軼軌奔逸吠犬顛

使在其間遽反噬崇朝玉帛化戈鋌浪擲呼盧相眉睫伺

忽赴捷猛摧堅珍珠港之役驚雷貫耳喜相告軒裔如縷由此

延蜂蠆有毒未可侮矧乃獅吼震大千傾帑備戰式蛙怒

載書申誓成雞連決勝控陸先控海流截島嶼皆孤懸餘

皇聚殲吳可沿尤恃翟巧有飛鳶愧無一葦助耶許奚異

攘臂張空卷望奢更效篝車祝僉謂能返汶陽田收復東三省並

灣縱令匪誇語盡驗貪天之功寧汝賢別具肺腸夫已氏

汪精
衛陳璧君

佞周佛海

媒孽其豆煎倚敵腋削到骨髓因緣

為奸欲壑填拭目竚俟燭火息辟以止辟腥穢滯但恐奏
凱班師日恃功驕恣爭喧闐誰歟痛定不忘莒興元下詔
唯省愆吁嗟國殤以億計風號雨泣莽荒煙念此惻惻期
後死再造首貴黨見捐黨實已變且腐朽與黨高駕方騰
騫以民為貴探治本乘勢疏導毋壅川怙惡勿悛悔何及
為叢毆雀魚毆淵越果復霸終貽患有如虎狼逼處邊本
外攘須自內安始國共合作狂夫之言聖擇焉

三十三年一月一日

天氣如時事層陰鎖不開客居魚落網兵訊馬銜枚偶有

晴曦漏空將暮雪猜稅增今日始萬戶抱新哀

贈定之

愛讀淵明神釋詩三才中豈不以我吾於論畫亦云然要
有我在如操柁淺夫俗子侈臨摸譬彼宮妝學髮鬢本性
由來各不同遺其本性虛發竒霜鬣飄拂老畫師據樓四
顧槃礴羸濡染禿筆墨淋漓唯我所適無不可惜惜琴德
扇遺芬未肯因襲困韁鎖巨松鬱立天地窄梢短鍼長含
婀娜寫蘭以草擅清超寫竹以隸多磊砢野梅枝幹尤逼
真好處荒寒屏煙火此是平生耐久朋餘興乃復及蔬果
吁嗟乎自古畫壁樂傳人君能運臂如轉髀盍試身手萬

夫前排界畫致還帖安胡為紙上尺度拘時受迫促強鬼

駭

贈馬夷初叙倫

貧為儒者分不改歲崢嶸大業歸文字著說文解字多情

慰婦嬰問年新曆計避世舊名更易姓名為最是關心事

巴山報鳳聲三子皆在重慶

懷金九如保康時在貴陽

兵後長相憶窮陬七度春都超仍作客王粲總依人鬢髮

宜催老谿山足慰貧素心選與共不藉驛傳頻

立夏齋居即事

年年無計留春住
墜粉飄英池館暮
卻憐多少惜花人不

解綠陰幽草趣

洛衡淪陷

阻河誰揖盜
同室轉尋讐
三十三

年七月十二日解放報

社論云西北方面主力有三

四三十七三十八等三個集團受第八戰區副司令胡宗

南指揮其中有兩個集團軍用於包圍陝甘寧邊區其餘

一個用於防守從宜川全潼關一段黃河沿岸已歷四年

近日就擔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個軍中開

動兩個軍第一軍開州淳化第九十軍開洛川一帶河

防遂空虛造成日本從你們背後前進此為蔣介石防共

不抗日豈僅藩籬撤從何麥稻收盡入敵手長蛇猶可斷

之一證

鉅鹿未能休
敵為救敗計謀出鎮南關便於域外頻聞捷

因人總自羞
在緬甸屢捷實皆經美國加以教練並為配置機械

吳雷川輓詞

能從篤實見光輝
深念幽居百事違
我輩同為天下慟
人師似此晚耒稀
一坏寂寞銷塵劫
萬本流傳識指歸
方欲乞書凶問至
不堪風雨掩秋幃

秋霖

夏旱猶逢打劫棋
如何秋雨又愆時
豈因豐稔非農利
故降災祲損敵資
敵自多方仍取給
農誰與訴但含飢
不關天醉難為助
感地頻驚咎孰尸

桂林淪陷

廣半山桃源行

古有荷蓑之丈人
農家者流學術湮
能勤四體分五穀
家

給人足泯富貧殺雞為黍見二子不廢長幼廢君臣桃花
源記頗類似淵明玄想或其倫有君何代非嬴政食租衣
稅重苦民故有秋熟靡王稅句幾姓爭帝戰伐起民受其毒誰與伸
許行荷篠同一派震時從學如響臻詆謀但出孟氏口例
以楊墨固失真黨同伐異古已然尚論要在究厥因吁嗟
乎少正至今言不傳三盈三虛殞其身

德國乞降希特勒自焚死

死難為厲國為墟真戰威名付子虛繼令所持誠有故堪

凡尔塞條約之束縛豈惟太甚亦多疏天驕未饜空盟誓戰勝諸人盟國

禍猶深待被除寔是蓬瀛佳氣盡甘循覆轍蹈前車

拔可與余同歲今年七十賦此贈之

海角猶能占一巢辛夷花發出牆坳原非俗吏誰容傲清季

君任桃源縣調上元辭不赴任藩司樊增祥批傲不可長停委兩年且以詩人自解朝元禮

平生風義重睦親往事歲華拋西鷄莫訝無消息君次女及婿王

一之滯荷蘭靜念天心到復爰

七十感賦呈仲兄

不堪回首述恩勤墮地炎蒸日已曛母黎明胎震何以報

親唯有淚未曾遺世卻無羣老猶似壯生涯賤果即為因

世宙紛差吾阿兄方過二白頭情話傲襟雲

宰平序余詩並有詩賀余七十初度賦謝

落莫神交又幾人書來如接笑言親春秋決事詩序吾何
敢敬禮求知自有真似此俚詞終覆瓿無端衰鬢忽堆銀

文章從古為芻狗媿負昂藏七尺身

拔可亦序余詩為賀賦謝
平生豈意學為詩聊復傾懷一吐之未免褊衷徒自苦每
多玄想亦何癡愛偏終覺歸憎貌語重真能沁入脾皓首
尚煩文字役但論風義亦吾師

次韻答謝放園

赤腳科頭且閉門此身祇合住鄉村七旬稱壽原非古八
載淪胥幸共存齋禁何曾苦周澤肉食不可得步行猶覺

無異長齋

愧虞翻未能免俗煩投句慰我如回黍谷温

父為丁輔之仁繪西泠印社圖題後

四家附益趙錢陳績語陵茗品第真

嘉惠堂丁氏歲印魏文稼孫集為丁蔣奚

黃四家印譜繼益陳曼生陳秋堂趙次閑三家後又加入錢叔蓋高宰平署檢猶稱附四家西泠八家之稱始此

漫說西泠開筆縷導源秦漢有傳新

一角湖山四照新祠樓選印話前塵

王福庵與輔之各出歲印借蔣公祠人倚

樓情葉品三選拓印譜遂謀劫西泠印社馳書吳不私浙石潛鳩資先就四照閣址築屋三楹漸次開拓

派兼宗皖雙象崢嶸孰主賓

塑丁敬身鄧完白兩石象

粉墨驚心卅九春孤兒髻鬢已如銀老鷗膚續仍師戴

江洛

年鷗客作第 已是山陽笛裏人

二圖附後

附仲元兩絕

癖印匆匆四十春，蒐羅盈篋溯周秦。縱如蓮社無名籍，

余未加社閉戶摩挲自寵珍。

見戴何闕契在神

吳老缶題白畫者不見戴父冬暄艸室集有畫山親見戴尚書之句雕

鏤餘事亦曾親，冷攤劫後矜新獲。

丁丑劫後吳厚厂於冷攤獲父自製印携

以相續傳還須補印人

黃湖初乾詞

廿五年來國三變

辛亥革命丙辰帝制丁丑日寇

唯君靡役不從公平生

艱瘁寧憤志依舊清貧肯計功，凡屬朋交同腹痛。縱然客

死亦心雄，漫言收骨湘猶在，何以家為恨未終。

日寇乞降喜而不寐枕上作

圍城偷活鬢加霜八載何曾苦備嘗未見整師下江漢已
傳降表出樽桑明知後事紛難說縱帶慚顏喜欲狂似此
興亡亦兒戲要須努力救瘡傷

張孟劬亦田之喪日寇郵檢方厲未寄輓詞補賦三絕

出門惘惘君出門不辨方向慣深居善病相如祇箸書不

令我知君代序君清后妃傳序乃自作借故饒風趣豈嫌

疏

偶然被酒輒微醺家事由來付卯君為作百梅書屋記後

之來者視斯文

君自贊語

圍城八載阮囊空驚書藉字畫以自給忍死須臾便殪戎終似放翁

煩祭告紛紛安見九州同

為馬夷初題寒檠侍緘圖

孰非慈母兒懷母人共之獨此栢舟節每為世所悲矧是
宦家婦家落貧無錐任妨縱多友未足供饋糜微命委機
杼含涕夜淒其望兒能長大奈何受寒飢望兒能誦讀奈
何任戲嬉費盡十指力兒成母已衰春暉去不返回憶痛
澈脾文字根至性中有淚如縻狂者巢經叟宗許勤討治
君亦精斯學尤契繫哀詩君有讀巢經巢繫哀詩七絕百年互輝映儒
效固在茲匪吾敢溢羨視君述母辭

光緒乙未十二月十九日妻朱氏來歸距今五十周年追

懷舊事記以二律示子婦

不及笄年已有家

正十九年

父喪遽奪禮從嘉

外舅朱公世守光緒甲午

六月歿於湖北當陽縣官舍扶柩返杭州持服三冬霽雪

才一年有半釋服大慟先母聞之謂安有良心

休祥見晴發喜與朗日照耀申時成禮兩姓橫河隔橫河

橋妻家南頭導從譚男宅具儀仗遣僕從持燈侍與往迎

余家北頭秦贅似曾喧眾口初議余於甲午八月鄉試

接親送親稱議楚音尚未脫童牙猶雜楚音北水仙梅額今猶在

皆先君所繪歲久剝落僅餘林傳示兒孫感歲華

額水仙梅花兩幀尚為完好

朱陳嘉話古今同歷歷前塵一霎中自幼有緣嬉與共采納

俗稱纏紅時余六歲妻五歲張子虞丈預汪子用授徒為
文曾唯為媒妁自此魏媪携來余家嬉戲以為常婚後
業用常豐以時余館郭氏月脩銀幣六元制錢一千文自往
經二三月襦裙不解尊王制時尊旗制然婦女皆短衣繫
使用未罄不降之諺辛亥革命鉞綫唯知課婦工親故酬應終歲不
始紛紛改仿旗袍鉞綫唯知課婦工親故酬應終歲不
出門暇則以五十年來多亂日幸於倭事見初終馬關條
鉞綫自課今年倭寇乞降乙未三月適為五十周年約成於
收復臺灣適為五十周年

贈張菊生元濟

君為惠子我非莊知己平生略輩行君館選光四海聲名

元祐籍卅年蹤迹睦親坊眸容不藉髯鬚美老筆還傲臂

腕強時方交久未曾寬禮數萬流爭仰自堂堂

散原柩自北京移葬杭州過滬迎奠次陳蒼虬

曾壽韻

蕭寺一棺曾陷賊十年國難重如山望鄉應抱辭親痛浮

海猶疑作客還環顧江湖仍保聚

俞夫人墓志銘語

冥逢妻子各

衰孱

師曾祔葬今年亦七十二

高文終壓詩名上殿代嵬我孰敢攀

題林宗孟

長民遺墨

不堪重過陟山門世變紛紛百感存雙栝鬱蔥千底事一

棺落莫載歸魂功名自古有成敗意氣平生無怨恩嗟我

與君同丙子美髯掩頰夢留痕

余愛蓄苔蒼翠悅目綿歷四時因成詠苔一首

牆角階前抱獨青肯隨小草鬪芳馨一平不起蕪同慨六

出苔如雪
花六出相因蘇異形薄土瘠沙終有藉微陽細雨幾曾

經歲寒未覺蒼顏改尤愛幽閒蘊性靈

贈墨巢時方辭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職

驕藩與吏孰虧全世論悠悠逐歲遷偃蹇書棚勞且止嗟
峨詩壘老猶堅徒行漫詡憑腰健大嚼寧甘負腹便勝似
東坡同丙子朝雲長侍亦霜顛

秋熱

事事年來反故常倒行夏令太荒唐已無多日猶為厲不
到窮時總是狂諺語有微嗟猛虎吟懷無奈詐啼蜚相隨
霰雪須防冷老去憂深苦晝長

贈高翰卿鳳池

世風日以偷寡諧唯守拙落落眼中人
忽焉皆大羞識君睦親坊忠信著
同列清操勵冰霜兀立不受涅偶與眾見
歧終亦從眾決商榷到文字利病能剔扶
始知咕嗶者不如富涉閱餘智善兼羸
朱顏髮半雪離家塊獨居心神自怡悅
靜即壽之徵寧問長生訣話舊兩忘年
榴花啟笑節游無錫二首

曉霽宜人出市闌得時景與勝游闊
衆賓接席船為屋萬頃連天水奪山
占斷風情尊范蠡鑿開地肺傲商顏
倘從諸寨參戎幕浪迹江湖不等閑

龜頭者

大好家園肯不私，癖梅如我已來遲。
四山映帶和晴雪，一水滌回趁晚曦。
有目皆迷渾似醉，以身為殉孰云癡。
冰魂鐵骨憑誰寫，莫忘毘陵老畫師。

梅園

次韻和墨巢病起之作

有病猶能卻無憂，不待消詩餘。兵後稿身是夢中，蕉庚信
園宜小陶潛宅，故遙賓朋常滿坐。此樂勝扶搖
慰心白次墨巢韻

病骨支離甚誰能，諒子心鴻嗷誠可念。蚊負總難任國難
紛如是人情薄，似令淹留徐穉榻。情話共開襟

輓陳匄遺

少歷千辛身許國豈期到死猶艱接如和易風裁峻甘
為貧寒體力孱老病相侵關節候沈哀無語脫塵寰並時
誰是中郎筆有道碑真不愧顏

次韻和墨巢詠牡丹

箋分金鳳燦成章婆夢驚回富貴場辨族寧甘儕芍豔當
王終覺遜蘭香鶯催時節春如醉蜂逐生涯午更狂好客
似君應有約豈因一雨誤壺觴

贈定之時患喉癌居醫院年正七十

奇崛猶龍性探喉乃鬱宣肌膚憑解剖

扁鵲傳割皮解肌
定之已解剖至五

次鐵石共貞堅善相長生恃忘言不聿傳

聲帶割去已不
能言以筆代

榻前勤護侍端賴孟光賢

定之遺命以苔石為贈感賦

忍聞贈石有遺言風義如君歿尚存灌溉請從今日始但
期依舊長苔痕

石亦猶人祇不言嶒嶸終古道常存家珍不讓仇池價坐
對唯餘涕淚痕

贈李直士

形上與形下疇論乃後起制器利民用要從虞陶始考工
補冬官誰為歆纂擬廟高庠甑盆詳識及豆盥埏埴君所
攻擇業亦稱是金錫付改煎參酌到稟氏苦心張一軍

經君

營塘瓷為雪依傍恥鬻財不自封跌宕聊復尔佳賓偶留
公司

餐縱譚空壁壘閨中大人羹鱠餘事耳坐接稽阮倚卻
勝穿牖視子女皆可友分配馳驟密迹長公居情話白
頭倚凡此堪慰君庶樂勞可止薦收助餘炎高樓坐隱几
且莫問明朝世事沸如水

戊子重九拔可有詩微和次韻奉荅

時危如葉且辭柯况遇盲風怪雨多忍視神州隨劫盡縱
逢佳節奈愁何黃花避我紛成市白面猶人皸見河自笑
閉門無一事輸君觴客醉顏酡

北征途中寄仲兄並示諸友次君庸見懷韻

遲暮長征兩鬢皤未除元惡肯投戈畫疆王氣成狐鼠夾
岸軍聲亂鴨鵝姑息終貽地日患時又有倡和議者縱談遙憶故
人多正如夜盡方迎曙回首中原發浩歌